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15年11月26日星期四

上午9時正會議繼續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何俊仁議員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梁耀忠議員

劉慧卿議員，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G.B.S., J.P.

張宇人議員，G.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方剛議員，S.B.S., J.P.

王國興議員，B.B.S., M.H.

林健鋒議員，G.B.S., J.P.

梁君彥議員，G.B.S., J.P.

黃定光議員, S.B.S., J.P.

何秀蘭議員, J.P.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 S.B.S., J.P.

陳克勤議員, J.P.

陳健波議員, B.B.S., J.P.

梁美芬議員, S.B.S., J.P.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國健議員, S.B.S.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謝偉俊議員,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毓民議員

吳亮星議員, S.B.S., J.P.

何俊賢議員, B.B.S.

胡志偉議員, M.H.

范國威議員

馬逢國議員, S.B.S., J.P.

莫乃光議員, J.P.

陳志全議員

陳家洛議員

陳婉嫻議員, S.B.S., J.P.

梁志祥議員, B.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麥美娟議員, B.B.S., J.P.

郭家麒議員

郭偉強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S.B.S., J.P.

張超雄議員

單仲偕議員, S.B.S., J.P.

黃碧雲議員

葛珮帆議員, J.P.

廖長江議員, S.B.S., J.P.

潘兆平議員, B.B.S., M.H.

鄧家彪議員, J.P.

蔣麗芸議員, J.P.

盧偉國議員, S.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鍾樹根議員, B.B.S., M.H., J.P.

謝偉銓議員, B.B.S.

缺席議員：

陳鑑林議員, S.B.S., J.P.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李國麟議員, S.B.S., J.P., Ph.D., R.N.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B.B.S., J.P.

田北俊議員, G.B.S., J.P.

易志明議員, J.P.

姚思榮議員, B.B.S.

陳恒鑾議員, J.P.

葉建源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 G.B.S., 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先生, J.P.

列席秘書：

助理秘書長薛鳳鳴女士

助理秘書長衛碧瑤女士

議員議案

主席：各位早晨。本會現在繼續辯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案。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恢復經於2015年11月25日動議的議案辯論

李卓人議員：主席，工黨就這項議案提出了修正案，為甚麼？因為我們認為陳克勤議員的原議案有某些方面是“假大空”之談，當然沒有人會反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類主張。正如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所說，這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口號或黨綱。這種議案必定沒有人會反對，沒有人會反對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但原議案有一個最大問題，便是混淆視聽，誤導香港市民。議案內容當中有一句是“……呼籲各界放下政治爭拗……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意思好像是在“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時出現了一個阻礙，而這個阻礙便是政治爭拗。當然，如果整個社會是很公平的，大家當然不用爭拗，但現實是怎樣的呢？工黨希望把陳克勤議員的議案中混淆視聽、誤導市民的內容刪除，因為我們認為政治爭拗絕對不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障礙，我們應該檢視更深層次的矛盾。對於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我們當然贊成，應該呼籲梁振英放下政治鬥爭，但即使這樣也不足夠，因為這根本是制度上的問題。所以，工黨的修正案很清楚指出現時改善民生的阻礙何在，絕對不是政治爭拗。我舉制訂標準工時為例，勞資雙方的問題，難道不用爭拗嗎？如果不爭拗，事情便辦不成了，因為這個政府本身沒有立場，只表示要等雙方有共識才做，即讓勞資雙方自己爭拗，政府則隔岸觀火。如果好像陳克勤議員般呼籲大家不要爭拗，那便不能成事了，除非能“搞掂”政府，但事實上我們卻無法“搞掂”政府，這便是我們提出修正案的原因。為何無法“搞掂”政府呢？我們的修正案已清楚指出：“其根本原因在於少數財團控制本地大部分經濟資源，而小圈子選舉制度亦傾向商賈權貴，導致政府服膺於資本家的利益，任由財團瓜分香港的經濟成果，遺留下來的社會民生惡果則由普羅市民承受”，這是系統性的問題。所以，如果大家只把政治爭拗蓋過這個系統性問題，就是在欺騙香港市民。

讓我談談我們在這項修正案中提出的系統性問題，其實我想舉出一些例子以說明這個系統性問題是很清楚的。香港現時最重要的問題，是大家經常說的土地及人力，但請大家看看政府在這個小圈子選舉的控制下，如何處理土地和人力問題。土地方面，過去大家也批評

曾蔭權勒住土地供應，停止興建居者有其屋，導致整個房屋問題越來越尖銳化，樓價一直上升，所以這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因為小圈子選舉控制了特首。好了，到梁振英上任，他拼命提出要供應土地，但其土地供應策略是甚麼？在粉嶺的高爾夫球場不能動，只可動用農地；其實有很多地方都有些“棕地”——我們上次與梁振英會面時談及發展“棕地”——但他卻不去發展“棕地”，偏要觸動那些農地。至於丁權問題，林鄭月娥有一次曾表明要解決，接着便完全沒有下文，連僭建問題也不敢碰。由此可見，即使梁振英把土地供應掛在嘴邊，他也是看着情勢來辦事，要拿出土地的話，就把普羅大眾的土地拿出來。至於資本家及大財團那些土地——即使不是大財團擁有的土地，只是“棕地”，即是屬於地區勢力的——他也不敢觸動。這算是甚麼呢？梁振英又是一個小圈子選舉產生的問題。

第二，是人力方面。正如大家也知道，我們已經多次提出要制訂標準工時和全民退休保障。我們覺得處理貧富懸殊問題最重要的方法是所謂的第一分配，第一分配的意思，是勞資方面的分配；第二分配是政府介入的分配。如果第一分配做不好，便要等政府介入作第二分配的，但政府經常說自己財政有限、不想加稅，只懂得“派糖”。關於第一分配，是很簡單的問題。那天我見梁振英時問他，最低工資可否每年增加1次呢？他說不可以，下年便不會再增加，因為他的政策沒有這回事。這是最簡單的道理：最貧窮的人，連1年增加1次工資也不可以，這是怎樣的政府呢？政府連這件事也不肯做，說得難聽一點，是否不想碰“大老闆”一根汗毛呢？尤其是取消強制性公積金的對沖安排，也是因為會碰到他們的利益，所以政府不做。這便是整個結構的問題，請他們不要欺騙大家，說這是政治爭拗。

此外，問題又關乎整個發展策略。我們在修正案提出：“並制訂可持續和公平分配的經濟發展策略，輔以積極的勞工、房屋、醫療、福利和稅收等政策”。談到可持續和公平分配的經濟發展策略，其實大家可參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稱“IMF”)——我很少會誇讚這間機構的——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報告本身有何結論呢？便是如果要發展經濟，就必須解決分配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大家很少提出，一味只是說經濟發展，卻永遠不提分配，好像提出分配便會失去經濟發展一樣。但是，IMF剛剛發表的研究結論很清楚，其中特別提到，如果最富有的20%的人總收入增加1%，其後5年的經濟增長便將會減少0.08%，即這邊增加1%，經濟增長便會減少0.08%；而如果收入屬最低層的人士的收入增加1%，經濟增長則會增加0.38%。這是相當清楚的解釋，是研究過全世界的數據後得出的結論。所以，如果政府不能平均分配收入，如果我們不能合理地分配收

入，收窄貧富差距，其實經濟是不能增長的。為何IMF得出這個結論呢？道理十分簡單，便是因為它覺得如果中產和窮人有較多的錢，便會投放入經濟；富有的人則會把錢用作炒賣、投資或儲蓄，所以對整體經濟沒有好處。

但是，政府沒有處理也完全不理會分配不均的問題，所以我提出修正案，要求政府處理這個問題，這樣經濟才可以有增長，不能經常只說經濟增長，而不說分配。我們覺得政府是反智，沒有學識的，因為它不懂得考慮分配的問題。多謝主席。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代表公民黨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想就3方面發言。首先，主席可能已經留意到我修訂了陳克勤議員“本會呼籲各界放下政治爭拗”這一句，而把它改為“本會呼籲特首梁振英放下政治鬥爭”。

主席，很奇怪，現時很多人都要求立法會不要經常與特首爭拗，但有否想過我們是出於自衛呢？因為特首已出了拳，那該怎樣做呢？應該站着任他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還是最低限度要作出自衛呢？簡單舉個例子，香港大學（“港大”）要找李國章擔任校委會主席，出掌港大，而大家也知道李國章與港大是不共戴天的，我們是否站着甚麼都不做，逆來順受，不為此事爭拗呢？

主席，幸好最近都聽到一些人也說些公道話，而不是單單責罵那些自衛的人。例如袁國勇教授在數月前說，香港從來都可以在爭拗和不同意見下凝聚共識，處理問題，但不知為何，自3年前開始便不可以了，這是直指梁振英而說的，還有甚麼呢？可能最近梁錦松已開始選舉工程，他甚至不諱言說無論現任或將來的特首，都不可以用鬥爭行事。所以，公民黨不能接受甚麼“各界放下政治爭拗”、逆來順受、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只能呆站着讓梁振英把香港弄至翻天覆地，面目全非。這是第一點。

主席，第二點，我提出了特區政府完全沒有宏觀的政策藍圖，給人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感覺。沒有宏觀的藍圖不是因為沒有金錢，剛剛當選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他們會有3年的赤字預算，人家沒有金錢卻也着手工作，連奧巴馬政府也都是赤字預算。主席，香港卻不是這樣子，而是坐擁萬貫家財，卻不願意設計一份藍圖。主席，為何不做呢？

我剛才聽到工黨主席李卓人議員指，政府不肯每年檢討最低工資，又不肯討論標準工時，我當然可以再加上其他各項，例如不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連周永新教授所說的都不理會。然而，我明白商界議員會擔心如果要逐項處理，得一想二，得二想三，他們便會很麻煩。主席，這其實是有道理的，這正是因為特區政府缺乏整體的藍圖。這些東西其實全都是手段而已，無論是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還是取消強積金對沖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安排，都是手段來的，而這些手段的目的便是要縮窄香港的貧富差距，令香港經濟活動的成果分配得較為公平，這些全都是手段。如果政府可以提出一份宏觀的藍圖與大家商榷一下，看看究竟我們要選擇哪些手段，哪些可以調低或增加一點，這便可以令商界不用擔心逐項處理所帶來不能預知的結果。

主席，正如你也知道，本來最好的平台便是五年一度的特首選舉，但現時沒有辦法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八三一決定，以及那些在香港享有既得利益和霸權的大老闆不肯改變。因為這樣，所有影響深遠但同時又極具爭議的政策，均不可能每5年一次提出來進行辯論，因為現時大家崇尚以“塘水滾塘魚”、黑箱作業和近親繁殖的方式，繼續產生香港的特首，接着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便在這種近親繁殖中佔一席位。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便實在難以處理。

所以，我特別指出這一點。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當中的跨度其實是很大的，發展經濟可否改善民生，須視乎整個政治制度如何。政治制度如像現時般近親繁殖，那麼便沒有辦法，其出發點當然是基於現在的既得利益而謀取最大利益。

最後，我的修正案的第三方面，就是我很希望政府不要將扶貧或社會福利等政策所涉及的開支視為“倒入鹹水海”。主席，將它當為開支並不是唯一的角度。主席，你試想想，對於一個三、四十歲的人來說，他上有高堂，下有子女；正如我們經常跟張建宗局長說，如果做好託兒服務，這些父母便可以安心將年幼子女交給託兒所，繼而釋放一些尤其是來自女性的勞動力。由此可見，投放於託兒所的金錢是“投資”，而不是“開支”，開支是用了便沒有的，但這筆錢並不應這樣計算。

上有高堂方面，舉個簡單例子，現在很多長者都要進行骨關節手術。如果父母要等兩年半才可以置換膝蓋，怎辦呢？做子女的惟有自掏腰包安排父母到私家醫院做手術，花10多萬元。如果政府做好公共醫療，他們固然可視之為每年數以億元計的開支，但亦可視之為投資，因為那些夾在中間、為人子女者的負擔便會減少了。這樣，他們

原先要做多份兼職工作來支付醫院的帳單，現在可以將時間投入在其他方面，例如義務工作，或許最低限度他們會有多點空間發揮無限創意，想出一些很好的點子，令香港的創意產業得以成功。如果一個人每天都朝不保夕，捉襟見肘，又如何產生創意呢？可不可以真的這樣思考呢？

所以，我特別在修正案中提出這一點，即當局不應將所有投放於扶貧和社會福利的公帑必然地視為一去不返的“開支”，而是可以從整體來看，這些都是一種“投資”，將經濟活動所得的成果用來改善民生。所以，我想特別解釋一下這數方面。

主席，有一個陰謀論是我很希望並不成立的。有人說，政府不願做多些宏觀藍圖，令香港人生活好一點，原因是這會令“蛇齋餅粽”不能奏效，令人難以透過這些手段來籠絡一些低下層市民，以進行政治活動。我希望這並不成立。

謹此陳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陳克勤議員提出的議案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確，經濟發展與民生事項是息息相關的，兩者之間有緊密的互動關係。本屆政府十分重視發展經濟，因為正如行政長官以前提到，只有更高，而且是持續地更高的經濟增長，政府和全社會才有足夠力量解決各種長期積聚的問題，包括房屋、醫療、勞工，以及貧窮等問題。

就整體經濟條件而言，香港的商業環境享譽國際，而且擁有獨特的“一國”和“兩制”雙重優勢。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之中，香港藉着優厚的內外條件，把握機遇，有足夠實力發展多元化的產業。政府的大方向是擴大和深化香港的支柱產業，鞏固現有優勢，維持香港的主要經濟實力；另一方面亦要繼續發掘新的增長點，因此，政府致力支持新興產業的發展，令我們的經濟基礎更多元化和更廣闊，使香港在增值鏈向上邁進並擴大發展。

事實上，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即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金融業和工商專業服務)多年來善用香港的優勢，增加現有產業的業務量；所產生的經濟動力亦促進香港經濟的轉型，豐厚我們的競爭力和興旺香港的經濟生態。適逢國家倡議共建“一帶一路”，香港有機會，亦更有條件為支柱產業拓展新的商機。政府會把握此機遇，推行合適的便利政策和措施，以促進支柱產業更進一步發展。

除了鞏固和保持現有優勢外，政府亦會繼續探悉有潛質的新興行業和市場，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在擴大香港經濟基礎的同時，亦令香港經濟順應環境和地區趨勢，朝高增值及高科技、高技術經濟的方向多元發展。因應香港社會資訊開放，技術發達，中西文化薈萃，政府重點推動創新科技、創意產業等發展，以豐富產業門類，做到百業興旺。

由行政長官領導的經濟發展委員會（“經委會”），自2013年成立以來一直探討如何善用香港的優勢和機遇，着力研究擴闊經濟基礎，促進長遠經濟發展的整體策略和政策，向政府提供具前瞻性的方向及意見。經委會在過去兩年已陸續就支援個別行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向政府提出具體建議，並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重點提述。

現屆政府致力長遠規劃發展經濟和創造就業機會，為的就是要改善民生。政府銳意建立一個互助共融的社會，而扶貧助弱為現屆政府的工作重點。政府已先後為扶貧工作推出了重大舉措，持續增加投放在扶貧工作的資源，包括重設由政務司司長親自領導的扶貧委員會及制訂首條官方貧窮線。

事實上，政府於2015-2016年度的經常開支中，用於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高達597億元，佔整體政府經常開支18.4%，由此可見政府在這方面的承擔。例如，政府在2013年4月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在綜援和高齡津貼之間，為有需要的長者加入一層新的經濟支柱；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以及推行涵蓋多項措施、惠及不同羣組的扶貧藍圖等。而將於2016年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是本屆政府其中一項重點扶貧措施，向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在職家庭（特別是有兒童的家庭）提供財政支援，鼓勵自力更生和促進向上流動。

政府亦非常重視公營醫療服務，會繼續加強在醫療方面的承擔。在2015-2016年度，政府會向醫院管理局提供經常撥款490億元，數額較5年前增加接近五成。為了應付長遠的醫療服務需求，政府會推行多項醫院工程，當中已動工或正在規劃的項目包括興建在啟德發展區的全科急症醫院第一期、天水圍醫院和香港兒童醫院，以及重建廣華醫院、瑪麗醫院和擴建基督教聯合醫院等。

就業是民生之本。勞工處一直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服務，包括免費提供各種有效的就業輔助和輔導服務，並改善和保障僱員的權益，以配合勞動市場的各種轉變和需要，以及支持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政府會繼續因應香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步伐，在合理平衡僱員及僱主利益的大前提下，循序漸進地改善僱員的權益和福利。

面對當前房屋供求失衡，政府決心從根本解決房屋問題，在2014年12月公布了長遠房屋策略(“長策”)，為房屋政策提供了清晰的願景和明確的方向。我們希望透過增建公屋和資助出售單位，以及維持私人市場穩健發展，重建房屋階梯。政府正按長策訂立的框架落實各項政策和措施。政府會繼續積極落實各項房屋政策措施，回應不同階層市民的住屋需要。

正如陳克勤議員在議案措辭中提到，社會應集中討論發展經濟和專注改善民生。主席，我希望藉此機會聆聽各位議員對議案的意見，稍後再作回應。

多謝主席。

梁君彥議員：“工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昨天林健鋒議員已指出這是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的口號，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更是經民聯的信念。我十分多謝陳克勤議員以此為題，提出議案辯論，證明我們的理念也得到議事堂其他議員的支持。

在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中，我們看到湧現了一股新政治力量。經民聯同事在區議會選舉落區接觸市民時，也聽到很多市民要求我們向特區政府反映，經濟和民生的工作必須與時並進，並且跟上大潮流。我們前幾天與特首會面時，就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提出了220項建議，全都與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有關。

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系，我們過去取得成功在於肯勇於嘗試，靈活多變和“懂走位”。但是，周邊國家和地區近年來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幅度都趕過香港。隨着全球經濟軸心向東移，周邊的競爭對手抓緊機會，努力發掘新經濟的發展空間，但香港往往在土地、人才、政策和軟硬件方面受到限制，以致企業不敢嘗試。

過去數年，大家看到韓國經濟急促增長。我們早前在《信報》看到一篇有關韓國經濟分析的文章，當中有些數字值得留意。由年初開始，南韓股市指數已上升了6%，若以美元計算，升幅約為2.6%，是亞洲區內僅有3個錄得升幅的國家之一。當中指數升幅最多的5種股份，都是涉及創新產品的消費品企業。此外，彭博亦指出根據今年1月環球創新指數(Innovation Index)，韓國以96.3分連續踞於榜首。在6個考慮因素中，該國在科研支持、專上教育和專利3方面均排首位。創新和創意是可以賺錢的，雖然我們談論了很長時間，但實際上仍然落後於人。

今年11月11日為“光棍節”，阿里巴巴網購的交易量於當日高達人民幣912億1,700萬元。這個新興電子商貿模式已經席捲全球，不少人透過電腦、電話購物和付款。但是，香港作為國際經濟貿易中心，似乎未能得到很大裨益。當局應推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推動網上經濟，例如4,000元以下的包裹和郵包無須報關等，以打造香港成為區域性B2C業務中心。

特區政府經常表示支持工業，又表示要推動再工業化。香港工業總會在上星期發表《珠三角製造：香港工業未來的出路》研究報告，指出應配合國家《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同時提升香港工業政策的目標，包括增加香港的工業資源，提升工業競爭力，推動多元化發展，改善工業發展環境，以及協助香港工業提升至工業4.0製造能力等。我們呼籲政府在工業人才、科研創新、提高製造能力、發展新興產業、強化傳統產業、支援中小企業發展及土地規劃方面下工夫，重塑工業形象，加強公眾對工業的了解，以及提高工業在經濟發展的地位。我並強調要與內地珠三角合作，以及與國際社會在知識和投資方面合作。

主席，近年全球興起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概念，但在本港一直未被廣泛採用。我曾經於2013年在本會向政府建議，關注crowd funding(羣眾集資)和crowd talenting(羣眾集思)在香港發展的可能性，鼓勵年輕一輩透過這種方式研發和生產科技產品，開拓更廣闊的平台，我們希望當局能夠在相關政策局下成立專責小組，推行有關工作。

共享經濟這個新經營模式，使大家重新思考傳統營運模式是否須要改變，從而令大家對共享經濟加深認識。我建議香港效法新加坡的做法，各方一起探討，把共享經濟的服務規範化和合法化，研究修訂有關法例，引進適合的監管機制，增強參與者的信心。

民生是經民聯兩大關注之一，我們亦明白政府有需要加大力度改善民生，而且在房屋、醫療、福利和教育等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希望政府能夠擺脫紛爭，凝聚共識，與立法會一起解決民生問題。

關於香港市民關心的住屋需要，我們是否可以採取更開放的態度，釋放更多土地興建房屋。針對建築成本高的問題，香港可否引進科技和新設計，例如在設計上引入自然通風或引入新物料降低建築、施工和運作成本？此外，當局亦應特事特辦輸入外勞，扭轉因建築工人不足，以致施工期長，成本拉高的情況。對有穩定收入但未能儲到

大筆首期的年輕一輩來說，小家庭需要置業。當局可否研究加快興建資助房屋，讓他們得以安居呢？

教育也是大家的關注事項，“求學不是求分數”是多年前教育局採用的口號。我們現時看到操練的目的，只是為了評核。我們明白當局需要收集數據，以評估學生水平，但我亦希望當局能夠採取2010年處理教學語言的手法，微調相關政策，減輕莘莘學子和家長的壓力，讓孩子能夠快樂地學習。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案。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支持陳克勤議員的原議案，但對於原議案呼籲各界放下政治爭拗，並促請特區政府推動社會集中討論改善民生的深層次問題，我認為原議案並沒有揭露真正的矛盾所在。

主席，何謂真正的矛盾呢？真正的矛盾體現於關注本港政治和經濟的立法會；真正的矛盾在於反對派政黨和議員要推倒政府。他們在不同的環境和辯論均指出，特區政府是一個由689人選出的梁振英所領導的港共政權，所以欠缺代表性，又說梁振英收受了5,000多萬元酬金，以這些理由將他們推倒政府和反政府的行徑合法化和合理化，勢要推翻梁振英政府；這才是問題的核心。陳克勤議員迴避了這個焦點，我當然理解他希望原議案獲得通過，但我必須指出這個矛盾是不能迴避的。

請大家想一想，在現屆立法會中，為何反對派的政黨可以公然搞“全面不合作運動”、“拉布”、全面配合為時79天在議會外進行的非法佔領？為何他們這樣做呢？他們旗幟鮮明，政治目標相當清楚，壹傳媒的股民亦揭發他們曾分26次收取合共4,080萬元的“黑金”，因此他們要搞這種運動。我必須在此清楚指出，這些均是不能迴避的事實。

主席，我想列舉在本屆立法會發生的數個事例。作為一個關注政治和經濟的機關，我們本應利用公帑調節矛盾、縮短貧富差距、解決土地和房屋供應問題，解決不斷累積的民怨，但是我們有否這樣做呢？沒有。我想舉出以下的例子。本屆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提出了大量修正案，多達1 672項，本來我們作為議員是要協助市民的，但卻因部分議員“拉布”而受到掣肘。以長者生活津貼為例，他們在財委會合共提出了1 262項修正案；針對解決土地問題的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的項目，在財委會內亦提出了68項修正案；至於為發

展科技而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項目 —— 相信蘇局長也看到 —— 立法會為此而“拉布”3年多，結果是怎樣呢？這是第一個例子。

至於第二個例子，主席也十分清楚，就是在立法會會議上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我暫且不提太久遠的情況，單在2014年2月至12月期間，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的次數合共459次，累計花去69小時7分51秒的時間，當中7次更導致流會。主席，你也看到這種情況吧，有部分議員濫用他們的權力，結果浪費了1,600多萬元公帑。這是第二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是在審議《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時遇到更嚴重的“拉布”。四名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合共1 163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結果，當條例草案於2014年4月9日恢復二讀辯論後，要到2014年6月4日才獲得通過，合共花去148小時，歷經17個會議日才完成有關程序。市民急驚風，來到立法會卻遇上慢郎中，就是由於反對派全面“拉布”所致。陳議員，我們怎可以不提這些問題呢？究竟是誰“阻住地球轉”、是誰阻礙香港社會發展呢？答案就是立法會內的反對派政黨和議員。

第四個例子是財委會就工務工程批出的撥款大幅下降，嚴重影響民生和建設。在2014-2015年度，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均由泛民議員擔任，結果只有46個工程項目獲批，預算費用為477億元，較2012-2013年度的900億元大幅減少，這是基於由泛民議員擔任工務小組委員會正、副主席所致。

第五個例子是工程項目的審批進度緩慢，以致工程造价大幅上升，多項工程均出現最少半年至一年的延誤，部分工程項目甚至需重新招標，令納稅人損失慘重。我曾作出統計，先後共有27項工程項目因“拉布”而令造價上升23億元，以及延誤最少半年至1年多。二十三億元可以用來做甚麼呢？以長者生活津貼為例，23億元可用以支付兩個多月的津貼，但是這筆錢卻被反對黨和反對派議員丟進大海。如果把23億元用作“出三糧”，可令接近42萬名市民受惠，或可讓公屋戶免租1個月。試問香港為何會變成這樣子呢？

潘兆平議員：主席，過去一段時間，社會為了政改問題爭論不休，各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最終造成社會撕裂的局面。現在，政改爭議暫告一段落，我們卻要面對全球經濟下行的危機。如何修補各方的關係、攜手面對環球經濟下滑的挑戰，解決民生問題，從而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實在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環球經濟放緩，內地經濟發展轉型對香港經濟的影響開始浮現。有金融分析機構估計，明年的失業率將升至4.5%，失業大軍會增加4萬多人。香港沒有任何失業保障措施，但不少“打工仔女”卻是“月光族”，一旦被裁員便“手停口停”。我一直要求政府成立失業貸款基金，讓失業人士重新就業後分期攤還貸款。以貸款形式援助失業人士，不會對公帑造成沉重的負擔，同時亦是經濟下行時的救人措施。

內地訪港旅客人數下降，首當其衝的就是本港的旅遊業、酒店業和零售業。今年上半年，部分專營內地團的旅行社已經出現經濟困難，一些甚至已經倒閉。我亦收到一些個案，有前線導遊在旅行社倒閉後，無法追討接待旅行團時墊支的款項，如餐飲或遊樂場入場券費用等。現時，香港旅遊業議會有規定禁止導遊墊支不合理的費用，但實際上墊支情況仍然存在。面對未來旅遊業可能會進一步萎縮，我希望政府採取措施，保障僱員權益，同時亦須重新檢討本港的旅遊業方針，加強開發本地的旅遊資源，吸引更多不同地方的旅客訪港。

主席，今年5月，政府在不得到勞工顧問委員會同意的情況下強推“補充勞工計劃”的優化措施，容許輸入的技術工人為同一承建商在多於一項公營工程項目工作。計劃名為“優化”，實際極易被濫用，可謂輸入勞工的“無掩雞籠”，會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和待遇。在經濟下行、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我要求政府盡快取消相關計劃，保障本地工人就業。

我們當前有數個重大的民生議題正在進行諮詢，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全民退保”）和標準工時。這些議題其實已經討論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對於政府曖昧含糊的態度感到不滿。我提醒政府，政府以“拖字訣”處理重大的民生問題，最終只會令這些問題演變成重大的政治問題，而更令人遺憾的是，政府在處理一些民生問題時，更刻意強化當中的政治因素，進一步分化社會，全民退保就是一個明顯例子。

全民退保在社會上已討論了很長時間，就正反立場、財政可行性等已有相當深入的討論。全民退保何去何從，關鍵已不在民間社會，而是政府的取態。現時，政府仍要就全民退保諮詢公眾意見，並把全民退保的名稱改為“不論貧富”的退休保障計劃，這是明目張膽地在民生問題上撕裂社會，煽動不同階層的對立攻擊。這樣的諮詢無論結果如何，對社會都有極大傷害，何況政府的立場已清楚反映在諮詢的題目上。

主席，政治是眾人之事，討論政制如是，討論民生政策也如是。關鍵在於討論的過程中政府有否關顧到社會各階層所需，持平公正地作出決定，使各方彼此尊重互信。我懇請政府從善如流，重視、接納不同的聲音，在制訂政策時中立地平衡各方利益。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定光議員：香港近期因政治爭拗飽受衝擊，導致社會出現嚴重矛盾和撕裂，內耗不斷，損害經濟發展。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指出，隨着政改方案被否決，香港社會應改為專注於經濟民生事務。國家領導人亦希望特區政府帶領香港社會各界凝聚發展共識，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可見發展經濟保民生是目前的大方向。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題，顧名思義，就是指先有經濟發展，民生才能夠得以改善。事實上，現時無論是外圍或內部市場環境都不是太理想。根據國際組織多項經濟分析，環球經濟仍未走出陰霾，除了美國經濟略見起色外，歐洲經濟仍然疲弱，而日本經濟持續兩季出現倒退。由於全球經濟下行風險仍然存在，需求減弱，香港出口貿易備受壓力，以致整體經濟也受到影響。

此外，企業正面對越來越多法規造成的壓力。近年來，不少法例都針對工商界，例如《競爭條例》、法定最低工資、膠袋徵費，以及目前在立法會審議中有關回收電子廢物和玻璃容器的法例等。此外，還有未來可能會實行與標準工時有關的法規，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建議，都讓工商界大感吃不消。難怪有人質疑是否在計劃做生意前，先要計算結業成本。凡此種種對工商企業造成相當大影響，不但令營商環境缺乏彈性，增加行政開支和整體經營成本，而且未必能夠達到預期效果，更會令青年人的創業信心大減，難度亦大增。

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體恤業界目前面對的困難，除了製造真正有利營商的環境外，更能夠適度有為，尤其是制訂前瞻性規劃，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鼓勵科技創新及鞏固優勢，藉此提升香港競爭力，以及在政府層面與海外新興市場加強溝通和合作，提供與這些地區的法例和市場有關的資訊，以便港資企業進入有關市場，尋求新的經濟發展空間。

文化及創意、醫療、教育、創新科技、檢測及認證和環保等6項新興產業，多年來一直沒有取得突破性發展，而這些產業增加值佔

GDP的比重一直維持在10%以下。當局是否需要在這方面進行檢視，研究如何推動發展這些產業呢？現在創新及科技局已經正式成立，是否可以配合促進科技創新，制訂全面的長遠發展策略路向呢？有關工作應包括研究開發成果如何予以實際應用，讓有市場價值的產業投產，同時令不同政策互相協調和配合，另外還要培養科技人才，以及研究打造吸引科研投資的環境等。

同樣重要的是，政府應增加土地供應，以應付市民的住屋需要。事實上，工商用地也出現嚴重不足，這情況不但窒礙工商業發展，而且成為樓價和鋪租高踞不下的主因。我們建議，由政府、政團、專業及環保團體，以及各方持份者組成平台，一起商討增加土地供應的辦法，例如活化工業邨或在現有工業邨興建多層工業大廈，在平衡整體行業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加快改變部分土地用途，開闢生態價值不高的土地，以及改善邊境和新界土地等。

我期望大家能夠提出可行建議，謀求良策，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盡一分力，千萬不要將議題泛政治化，因為這樣做不但對社會民生沒有好處，而且不利香港的長遠發展。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鍾樹根議員：主席，今天民建聯提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議案，我認為這兩方面是互相關連的。當經濟發展得好，民生自然得到改善。

隨着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如何利用創意科技推動經濟，成為今後重要的課題。我認為，現時香港的創意產業發展過分單一化，只集中於金融、地產及旅遊方面，不少青年人也認為畢業後沒有出路，而發展創意產業正好為青年人提供就業機會。我早前曾參觀數碼港，看到很多青年人投身於手機軟件(下稱“Apps”)的研發，當中有很多Apps或線上遊戲產品更揚威海外。青少年愛好科技，又充滿創意，如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後能夠為他們提供適合的平台，將有助青少年在這方面的發展。

除了發展創意科技外，香港政府亦應該考慮發展文化藝術產業，讓青少年能投身這些產業，因為文化藝術產業的光譜很闊，由繪畫、動漫、音樂、戲劇、舞蹈、視覺藝術、舞台裝置，表演藝術、電影拍攝，甚至是藝團管理等，皆屬於文化藝術產業。這個廣闊的經濟舞台

上充滿創意和活力，正好迎合青少年的需要。事實上，有不少海外國家在文化藝術產業方面的經濟收益佔其GDP一個重要部分。例如威尼斯，由年初至年終，不是舉辦甚麼大型國際展覽，便是舉辦各式各樣的演出，整個城市都浸淫於文化藝術之中，其經濟來源便是這些文化產業。因此，如何搭好這個舞台，為青年人提供一筆創業基金，讓他們能夠在文化藝術產業中大展拳腳，我認為這些是政府應做的事。

政府早前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活化成為元創方；較早前把石硤尾工廠大廈改建成為創意藝術中心，這些都是讓青年人孕育藝術創意，並把它轉化為產業及商品的好地方。我認為政府應該提供多些平台，並以廉宜租金租給青年人發展創意工業。其實，我認為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是一條供應鏈。文化藝術是上游，創意產業是下游。創意產業經過一些程序，把文化藝術轉化為市場上有價值的東西，賺取利益。這些轉化程序是甚麼？便是把優秀的文化作品或市場需要的文化藝術作品帶入市場。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但在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發展卻令人失望。對此，政府責無旁貸。首先，香港政府要發展文化藝術產業，應先處理好文化政策“政出多門”的問題。現時藝術文化及創意產業政策分別由民政事務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稍後更涉及創新及科技局，這正是造成今天藝術文化政策割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事事從經濟角度作考慮，如何推廣或提升藝術家並不是他們的“那杯茶”。另一方面，民政事務局則主要負責文化藝術，能否做得成生意或成為創意產業，又與他們無關，亦不是他們的管轄範圍。結果是各自為政，欠缺連貫性及一體化的文化藝術產業政策。這條供應鏈便似“斷截禾蟲”般，不能連成一體。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從根本入手，重新檢視政策，看看是否需要設立跨部門委員會，把不同部門及政策局連成一體。

此外，香港地方細小，拓展境外市場是必然之路。例如電影及流行歌曲，在60、70年代，我們能夠成功拓展東南亞及歐美華人社區的市場。雖然今天我們在國內市場亦嘗到甜頭，但其他文化藝術範疇又如何呢？政府是否應該協助他們，例如在駐內地或駐外國的商務辦事處增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官員，拓展市場，聯繫當地藝術社區，為香港的藝術家及文化藝術團體服務呢？

在經歷佔中及政制爭拗後，我們現在要冷靜下來，重新對香港的經濟和民生給予重視。因此，對於今天陳克勤議員提出議案，呼籲各

界放下政治爭拗，讓社會焦點返回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之上，我十分認同。我希望各位議員也支持民建聯的議案。

我謹此陳辭。

盧偉國議員：主席，我首先感謝陳克勤議員動議原議案，其主旨與經民聯的基本理念不謀而合，而林健鋒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也顯示我們對這項議題的重視。

主席，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外圍因素的影響舉足輕重。如今環球經濟形勢極不明朗，歐、美、日經濟未見顯著復蘇，而內地經濟增長亦有放緩跡象，香港的經濟發展將面對種種挑戰。同時，本港多年來過於依賴金融、貿易和旅遊等支柱產業，忽略發展新興產業，“只重財技，不重科技”，經濟發展不夠多元化，削弱了香港抵禦外圍經濟衝擊的能力。另一方面，區內其他經濟體，包括內地、韓國和新加坡等，在經濟和產業發展方面積極進取，成績有目共睹。

此消彼長，香港在多項競爭力排行榜中的排名都有所下降。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今年公布有關兩岸四地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香港13年來首次被深圳超越，跌出“綜合經濟競爭力”榜首。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的《2015-201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則顯示，香港競爭力儘管連續3年排行全球第七位，但在“創新與先進”範疇的表現卻強差人意，排名全球第二十三位，而該範疇中“創新”一項更是香港得分最低的項目，全球排行第二十七位，這無疑向香港敲響了警鐘。

事實放在眼前，如何優化產業結構，推動創新，加強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以讓社會有足夠的資源持續改善民生，已成為本港當前的迫切課題。在本年3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動議了一項議案並獲得通過。該議案促請特區政府盡快制訂長遠、全面及平衡的產業政策，貫徹公共財政“應使則使”的原則，從土地供應、稅務優惠、專項資助、人才培訓、官產學研商結合等多方面，提供綜合配套，策略性地刺激不同產業的增長，吸引外來投資，以鞏固支柱產業、推動新興產業及活化傳統產業。為此，特區政府需要突破固有思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然而，單靠良好的施政意願和政策措施並不足夠，所謂政通人和，社會各界理應盡快放下政治爭拗，一起集中討論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深層次問題。

我認為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本來推動創新及科技已成為環球大趨勢，香港亦具備不少競爭優勢，例如奉行法治，資訊自由流通，有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世界級的科技基建設施，更擁有國際化的商貿網絡和融資平台，可發展成為區域的新興產業平台，但因長期以來缺乏適當的政策支援，本港的創新及科技產業發展緩慢。現屆特區政府班子順應科技界和工商界多年來的積極倡議，在2012年提出的政府架構重組中已建議設立科技局。在本屆立法會工作開始之初，我和業界已敦促政府重啟科技局的設立，政府並正名之為創新及科技局。可惜，由於少數議員多番“拉布”阻撓，擾攘長達3年，財務委員會在本月6日才通過相關撥款申請，創新及科技局得以在上周五即11月20日正式成立。

主席，隨着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特區政府必須注意各項政策措施的協作互補，盡快思考如何把握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發展策略所提供的新機遇，制訂配套政策措施，推動科技產業化。我認為香港應爭取在未來10年，將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2013年的0.73%提升至2.5%或以上。為鼓勵企業進行研發，當局應為企業提供相等於其研發資金兩倍至3倍的扣稅安排，並改善目前科技研發資助的審批機制。

同時，白石角科學園已逐漸形成創新科技的集羣，可惜土地有限，最新的第三期亦已有不少科技企業進駐，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政府必須再覓地發展類似園區，讓創新科技產業遍地開花。此外，當局日後在規劃新發展區時，應融合“智慧城市”的元素，完善規劃各種通訊、管網、智能家居、綠色建築等軟、硬基建設施，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打造綠色智慧的社區。

要順利推動和落實這些措施，不單要凝聚社會共識，也需要社會各界別、各階層人士，包括工商界、專業界的支持和配合。因此，我對於李卓人議員和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中肆意誇大不同階層的矛盾，把特區政府班子置於對立面的措辭，實在不敢苟同。

主席，本屆區議會選舉有不少青年人參選，其中亦有順利當選，顯示新一代對社會有期望、肯付出。如何引導並善用這股新生力量積極參與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值得社會各界認真思考。

主席，我謹此陳辭。

林大輝議員：主席，早晨。首先我歡迎和感謝陳克勤議員今天提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案。我基本上認同議案內容的措辭，亦認為十分正確。唯獨有一句說話是陳克勤議員呼籲各界放下政治爭拗，而剛才亦有同事就這句話發表意見。陳議員言下之意是只要放下政治爭拗，經濟便可以健康發展，民生亦得以改善，這是我的理解。但我認為他的想法似乎過於理想化、天真和不切實際，嚴格來說是自欺欺人，與現實情況脫節。

主席，他在發言中所提出的理論與吳克儉局長這陣子的呼籲相同——局長呼籲家長和學校不要操練和催谷學生，學生自然會有愉快的學習環境——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樣是否行得通呢？當然行不通。現實情況的問題未能解決，這些呼籲根本無效力，只是掩耳盜鈴。

主席，一個地方如果有人，自然會有政治，而有政治，便自然會有政治爭拗及政治紛爭，政治的本質是甚麼？便是利用政治的能量分配社會資源、分配和分享利益，以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這情況尤其為是。大家包括政府均在利用政治，運用和善用政治的力量和本錢，動聽點就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難聽點就是分享利益。

因此，有些政黨經常表示自己成功爭取些甚麼，這便是政治，對嗎？這就是政治。因此，我可以告訴陳議員，政治、經濟和民生是分不開、息息相關的，而且是絕對不能夠放下的。如果要放下政治爭拗，根本不可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過，爭拗其實是可以減少的。

主席，政治爭拗與施政質素有莫大關係。如果施政暢順，政治爭拗自然會少，也可能會是理性的。如何減少政治爭拗呢？第一，我呼籲支持政府的黨派不要盲目支持政府，而反對政府的黨派亦不要盲目反對政府。縱然有爭拗，亦應變成有理性和有質素的爭拗，而非盲目、漫無目的的爭拗，為爭拗而爭拗。因此，我們應減少爭拗，而非放下爭拗。

剛才大家均多次提到今年區議會選舉出現許多新進的年輕人和當選人，我相信香港的政治版圖會出現變化，亦可說是新氣象。隨着年輕人對政治的興趣和投入增加及他們的崛起，我相信大家要有心理準備，未來的政治爭拗會更多和更多元化，亦會有更多角力，大家在這方面必須有心理準備。

主席，言歸正傳，發展經濟其實必須有良好的營商環境，所以政府必須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舉例來說，任何投資者到某處進行投資，一定會考慮當地的政局，政局是否穩定是他們會否投資的首要因素。為甚麼非洲擁有如此大片土地和這麼多人口及勞動力，但經濟發展往往不好呢？這是因為非洲的政局不穩定，政治環境惡劣，投資有很高的風險。只有富貴險中求的投資者，才不會理會政治，否則一般投資者都會考慮政局的問題。

因此，政府首先必定要維持良好、穩定的政治局面，令民心可以安穩。當民心安穩，市民便會找工作，就業自然會提升，工作表現亦會理想。我希望大家要明白，政府有必要令整個局面穩定。當然，在政局穩定之餘，亦要有良好的經濟政策。如沒有良好的經濟政策，根本不能夠推動業界的發展。近日，創新及科技局終於在政治爭拗中成立，有關爭拗已持續數年，怎可能沒有爭拗呢？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上任後，便立即表示要再工業化，對嗎？楊局長能否再工業化，我們先姑且聽聽，是否海市蜃樓？是否空中樓閣？我們拭目以待。

不過，我認為政府實在是捨近求遠，眼前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善工業，它卻不採用。我在上一屆擔任議員時已多次提出要修訂《稅務條例》第39E條，最實際的方法是修訂稅例，就可以協助工業界升級轉型，響應內地政府對我們的要求，把來料加工轉為進料加工，擴大內銷本錢。為甚麼不去做這些事，卻無故想出些甚麼新招？大家也知道這些新招未必會有成果。局長他脫身了，但卻把這爛攤子推給新局長。我相信與其想出一些宏大而虛無縹緲的計劃，倒不如對現行稅例進行妥善的修改。我相信這更能有效協助工業發展，使香港工業界升級轉型，進行內銷，更有前景。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繼昌議員：主席，陳克勤議員的議案重點是放下政治爭拗，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主席，我想把這項討論的層次提升，這其實是邏輯學上的討論。首先讓我們看看何謂政治。正如林大輝議員剛才所說，政治與經濟和民生其實密不可分。讓我們看看政治的一個最簡單的定義。孫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眾人之事；但主席，我想“政治”這詞語其實在近200年才在中文詞彙出現。溯尋它的根源，這是來自希臘¹文中“poly”一字，所指的是很多人的意思，亦像中文所說是眾人之事。我

¹ 梁繼昌議員把“臘”讀作“獵”。

也曾閱讀其他書籍，其中提到政治亦是一個決策的過程，目的是為眾人或社區、羣體的人找出一個可以共同接受的決定，是一個 consensus。在決策的過程中，亦會有一些游說或影響別人看法的過程。因此，我的命題是政治爭拗其實是一種常態。

再者，另一些說法是，政治是權力和資源分配的問題。當社會資源有限，究竟我們會怎樣運用資源呢？我們要較多投放在教育、福利，還是公屋方面呢？讓我列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很多朋友剛才都指出在香港，土地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假設是這樣——而我們的居住問題當然與土地有關。主席，要發展土地，究竟我們要先發展棕土或哥爾夫球場，還是在維港填海，抑或取消鄉郊小型屋宇政策呢？這問題當然令很多持份者有爭拗。這是一個居住和房屋的問題，但亦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政治是關於資源分配的問題。既然政治與經濟民生密不可分——林大輝議員剛才也這樣說——究竟我們怎樣把政治爭拗轉化為正能量呢？其實，這個議會正正需要發揮這種功能；但是，由於這個議會的不公平制度，由於這個議會在《基本法》之下所發揮監察政府的功能有限，並不能盡量發揮解決爭拗這最重要的功能。有一位建制派議員剛才說議會發生了某些事情，他只是片面、膚淺、粗疏地指出了這情況，卻沒有指出究竟是甚麼原因。正如一位醫生給一名病人診斷，說這病人發燒、嘔吐、頭痛，但卻無法診斷病人究竟發生甚麼事。

看過多位議員同事的修正案，我覺得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比較可取。其實政治爭拗並不可怕，亦是政治生活的常態。大家不要把政治爭拗上綱上線，而議會便正正是解決政治爭拗的場所。然而，由於我剛才所述的先天不足、制度所限、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以致我們的政治爭拗未能有效地在議會內解決。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提出一些修訂，例如收窄貧富懸殊，甚至政府應該提出一份施政藍圖。香港特首的任期五年一屆，每個負責任的政府都應該在首年提出一份宏觀的施政藍圖，而無須每年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前再深入探討在施政上究竟要做甚麼或明年要做甚麼，而是每年只須就這藍圖作出修訂和微調。

說回與這項議案有關的經濟發展，其實也老生常談。經濟要多元化，不能只是發展房地產、金融業；再工業化是需要的，我也曾在這個議會談過要怎樣做才能做到再工業化，讓一些高增值、低污染、土地用量低的工業重新在香港再發展。主席，香港在七、八十年代有很多值得我們自豪的工業。

看看一些統計數字，香港第三產業的輸出佔本地生產總值99%，這是非常不健康的。如果看看同樣是土地資源有限的一些國家，例如瑞士，它們的第二產業也大約佔20%。所以，推動再工業化，以發展一些高增值、低污染、土地用量低而又有賺錢能力的產業，必然是香港長遠的發展方向。

此外，主席，我亦要指出，改革議會、取消功能界別、加強議會監察政府的功能，亦是解決政治爭拗必須走的方向。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請你“老人家”傳召那些否決取消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議員歸隊，回來開會。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起期間)

主席：梁繼昌議員，就你剛才的發言，據我所知，“politics”一字源自希臘文的“polis”，是指城市即city的意思，而“poly”的字源則來自另一個字“polus”，後者才是指多，即many的意思。此外，“希臘”的“臘”字應讀作“臘肉”的“臘”，而不是“獵人”的“獵”。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何俊賢議員：主席，首先多謝陳克勤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今天政府派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回應議案，從議題來看，今天的討論應是經濟範疇，有關安排似乎對題。不過，我相信今天的議題並不單單涉及經濟，我剛才已聽到很多議員提及政治的問題。我不知道蘇局長除了要求大家停止吵鬧，集中精力搞民生和搞經濟外，他還可以怎樣回應，因為當中涉及他無法回應的範疇。

首先，我想講述一個我在10年前當送件員的故事。當時，我正趕着把一份文件送到旺角，但當我衝落行人隧道時卻碰到一位女士，

我轉身一看，即被那位“阿姐”抓着。我見她有200多磅，心想不論文鬥或武鬥，我都敵不過她，隨即想着下一步應如何應對。當那位“阿姐”開始破口大罵時，我便立即阻止她，請她等一等，並問她想怎麼樣。她說我把她拿着的豆腐撞跌了，為了解決問題，我立時問她有甚麼要求，她要求我賠償8元，我隨即從口袋拿出10元來了結這件事。為甚麼我要賠10元來解決這件事呢？因為我正在送件，如果未能及時送達，我便會損失數百元，屆時也是由我賠償。最差的情況是我可能會因此失業，可能因為公司受事件影響而被解僱，而我的聲譽也會受損。因此，在衡量利害關係後，我使用金錢立即解決了這事。

我為甚麼要講述這個故事呢？正因過去多年來，香港發生了很多爭拗和不同的抗爭，從而衍生的問題已對香港社會和經濟帶來影響，香港是否可以承受這些影響呢？香港的經濟是否已經停滯不前呢？這點大家有目共睹。說得遠一點，說到國家的問題上，就是釣魚島是否屬於中國的呢？這顯然是一個政治問題，但難道為了奪回釣魚島，我們便可要求發射飛彈嗎？開戰對國家有多大影響，我們香港又能否承受該後果呢？歸根究底，議員或任何從政的人，甚至是國民也應顧及地區的經濟和民生。至於我們當議員的，更要考慮從政的初衷，就是為了改善經濟和民生。既然我們常說要考慮本地的情況，便應為香港的人民帶來更好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當初從政的原意。

我剛才聽到林大輝議員指陳克勤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有點一廂情願，有點天真，其實，我們民建聯又怎會不知道民生、經濟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呢？正因如此，我們今天才會提出這項議案，並在議案中提到政治爭拗。大家都清楚知道，在過去數年，政治爭拗已令議會未能維持正常運作，拖慢了政府的正常施政。過去一段日子或是近10年，有一個詞變得很普及，應該在2011年出現的，就是“拉布”。議會常常“拉布”，就連街坊都問我們：今年何時開始“拉布”、議員是否仍在“拉布”、“拉布”對我們有甚麼影響等。我告訴他們“拉布”可能令政府延遲發薪，甚或影響政府運作。由於問我的那位是酒樓老闆，他可能會因此感到開心，因為如果衛生督察不開工，他便可能會少收告票。不過，同一時間，我們可能沒有警員執法，也沒有消防員救火，當然這是較極端的例子。

然而，近期也有一些例子。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議員早前“剪布”，令成立創新及科技局這個討論多年的議題得以解決，也令這個由立法會討論年多的議案得以完結。我為甚麼要提到創新及科技局呢？從過去數年電視上提出的相關數據可見，香港的創新科技已經停滯不前，政府固然要檢討在創新及科技局成立以前的多年來的工作，這點我是明白的。至於政治爭拗.....

陳偉業議員：主席，開會是議員的天職，請你響鐘傳召議員歸隊。

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何俊賢議員，請繼續發言。

何俊賢議員：其實，陳偉業議員這種做法亦會增加大家的矛盾，但我希望大家今天放下成見，繼續討論經濟的問題。

我剛才說到創新及科技局，在國際環境下，香港在發展科技的成績不及周邊地區，雖然現時政府做了一些工作，但仍有需要一個更高層次的政策局來提升這方面的發展。可是，由於“拉布”，此事被拖延多年，這做法是否會影響經濟民生，市民便要深思。

此外，比較切身的一個例子，就是涉及我所代表的業界的為漁民提供貸款的基金，該基金並無爭議點，但因立法會內這種政治爭拗，也拖延了數個月才獲得通過，結果漁民借錢也受影響。事實上，有些業界人士確實因為等不及而轉行，也有部分想入行的人認為已過時而沒有入行，這些機會和機緣是需要配合和爭取的，機會流走了便沒有。因此，我希望各位今天討論這項議案時，必須放下成見，這是提出議案的整體意思。

我明白政治、經濟、民生是密不可分，但今天陳克勤議員的議案正正希望大家各退一步。民建聯提出這項議案是希望求團結，而不是挑起更多爭拗，我們為的是求同，而不是立異。如果大家仍要將一些微小的問題無限放大，以致再度影響民生和議會的運作，甚或繼續用點算法定人數或“拉布”等方式來拖慢議會的進度，市民最終會成為無辜的受害者。當然，市民可在選舉中行使他們的抉擇權，我們且拭目以待，看看下一場選舉的結果如何。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大家支持議案。

陳健波議員：主席，我很希望社會有更多合理的人，我不是指何俊賢議員，我是指被他撞跌了一袋豆腐的人，因為該名人士只向他收取了8元。(眾笑)當然，何俊賢議員也是一個很理性和合理的人，而且他擁有一個我沒有的優點，便是年輕。我相信市民將來一定會欣賞這些有衝勁和合理的人。

主席，過去數年，本港社會(包括立法會)一直集中討論政改問題，難免忽略經濟和民生。此外，有些人以為使用政治手段拖慢政府施政，便能得到市民支持。結果，當世界各地都努力改革，面對新世紀的挑戰時，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社會和議會，均很可惜地被“政治冰封”，令我們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出現倒退。

其實，這數年我不斷指出香港的競爭力停滯不前，情況令人憂慮。今時今日，香港的競爭力已明顯出現嚴重倒退，加上國內經濟大幅放緩，香港未來數年的經濟前景頗為悲觀。所以，我很多謝陳克勤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提醒大家要改革，特別是經濟和民生方面。政改風波已曲終人散，未來十年、八年都不會重啟政改，我們正好趁這段時間放下政治爭拗，努力做好經濟和民生的工作。

我認為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如果能夠發展經濟，自然能夠創造更多職位，為社會建立財富，政府便有能力和為弱勢社羣提供更多援助，以提升整體市民的生活質素。歐美的富裕國家一直相信這個原則，目的是保障國民的生計。事實上，香港有急切需要改革經濟產業，因為在80年代工業北移後，本港便依賴金融、服務、貿易、地產和物流等支柱產業。這些行業一旦走下坡，香港便會出現困難。

其實，外國早已預測創新科技的發展將會引領產業出現極大的變化，所以，它們不斷變化和改革經濟產業，推出新一輪工業革命。例如，美國提出再工業化、德國提出“工業4.0”等。專家估計在未來十年、八年，整個世界會有翻天覆地的轉變，假如香港繼續只做旁觀者，我們的下一代真的不知該怎麼辦。幸好，現時已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我希望創新及科技局不單推動新的科技發展，更希望它能夠帶領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招攬國內外的人才、資金和企業來港，以壯大本港的創新科技產業。但是，我相信要做好這些工作，各部門必須通力合作。有人擔心創新及科技局不能做出成績，但我相信只要社會一起努力，不要拖創新及科技局的後腿，而是出謀獻策，便必定會取得成功。

此外，創新科技的產業發展可以為本港的再工業化帶來契機。香港過去的工業式微，主要是因為租金和薪酬不斷上升，生產成本太高。現時，使用智能生產方式及資訊科技和物聯網的管理方式，可以大幅提高生產效能，並且提供更切合消費者需要的產品，生產成本未必仍是最重要的問題。如果這類工業回流香港，既可解決本港產業不平衡的困局，還可以為不同階層創造很多優質職位。

我要說說總部經濟的問題。經我多次提議後，政府現已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並決定推動香港成為企業財資中心，從而吸引更多公司在香港成立地區總部，創造更多優質職位。我知道現時投資推廣署和香港貿易發展局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但要真正做出成績，需要依賴政策和稅務優惠。可能有人不認同這個觀點，認為會影響香港的稅務結構。但是，如果我們規定投資者享有優惠時，必須聘請一定數量的香港人，便可立即為青年人創造不少優質的職位，其實是“除笨有精”，希望政府認真考慮這個建議。

最後，我必須說說金融業的問題。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證券、銀行和保險業是本港的經濟支柱，過去發展得非常好。但是，自從金融風暴和金融海嘯先後發生，政府對金融機構的監管越來越嚴格。大家都明白適當監管是必須的，但過分嚴格的監管便變成打壓金融業，令金融業的營運越來越困難。事實上，過分嚴厲的監管只是監管機構保護自己的方法，令金融業“少做少錯”，監管機構便不用負責。但是，這個做法變相扼殺了金融業的活力。我希望政府明白，現在的情況已經十分嚴峻。政府應適當放寬對證券、銀行和保險業的監管，為業界拆牆鬆綁，在監管的同時，亦注重業界的發展，才能令本港的金融業有適當的平衡。

我謹此陳辭。

梁志祥議員：主席，去年持續3個多月的佔領行動，把香港的社會矛盾推至高峰。反對派人士以佔領和癱瘓社區作為反對政改的工具，其後政改被否決了，可是，政治爭拗卻沒有停止，社會亦沒有重新聚焦於民生問題。泛民議員在立法會進行不合作運動，立法會多個委員會仍然面對“拉布”，政府的施政被阻礙，舉步維艱。長期的社會矛盾和內耗對民生帶來負面影響，香港面臨步入死胡同的危機。

今年多項國際調查研究均顯示，香港在營商環境、競爭力、宜居城市以至高等教育的排名，都停滯不前甚至下跌。當中，經濟學人智庫在今年8月公布全球宜居城市的調查報告，香港在全球排名大跌15位至第四十六位，評分當中又以“社會穩定性”的跌幅最大，由95分跌至85分。調查指出，佔領行動加深了人們對社會穩定的憂慮，令宜居程度減低。

主席，和諧、穩定和相對均衡的社會環境，的確對宜居程度十分重要。安居樂業和房屋一向是我關注的議題。在2015年9月，公屋輪候冊上有142 500個家庭申請者，以及142 800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合共近30萬宗公屋申請。由此可見，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是政府改善民生的首要工作。

特首上任以來，亦已就增加房屋供應訂下明確目標，在未來10年增加29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及19萬個私樓單位，合共增加48萬個房屋單位。根據資料，未來5年提供93 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已有初步定案，期待已久的首批居屋亦於今年年初接受申請，錄得破紀錄的超額認購59倍。按此進度，政府想達到增建29萬個公營房屋的目標，似乎並不容易。

早前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有關香港土地和房屋問題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香港未來30年需要9 000公頃土地，相當於3個沙田新市鎮，才能夠應付未來120萬的人口增長。為此，報告建議加快填海、改劃土地用途和開發棕地，以及適量動用郊野公園土地。報告所提出的建議都不是新思維，但說易行難，觀乎近年的社會趨勢，“拉布”、司法覆核和暴力抗議屢見不鮮，會遇上阻力也是意料中事。

房屋供應的主要來源是開發土地。我昨天看到有報道指出，近日租金開始下調，正是由於房屋供應在近兩、三年有所增長，造成房屋供應較寬鬆，令樓價和租金下降。未來社會的經濟情況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看來開闢新發展區會引起的爭拗較少，也是能夠一次過提供大量房屋的方法。然而，政府在開發新土地方面卻遇到極大阻礙，例如，剛才有些同事提到的新界東北發展區，便被泛民議員抹黑，指新發展區並非為香港人而設，又認為動用高爾夫球場的土地來發展才正確，諸如此類，挑起一些市民對內地人、對休閒土地的仇視，硬把一個民生議題變成一個政治議題，為政府增加房屋供應添上層層阻礙。

把經濟問題變為政治問題，必然會導致香港出現更多爭拗。在未來一段日子，仍然會有很多規模極大的新發展項目，例如洪水橋、錦

田、八鄉、擴展東涌等，它們都會涉及大量房屋規劃。我希望各方放下爭拗，以民為本，聚焦於為市民建設房屋的議題上。

主席，我謹此陳辭。

謝偉銓議員：主席，香港是一個容易受內、外因素影響的經濟體。對外，當環球經濟不穩定時，本港的金融市場將首當其衝，有較大幅度的波動，相信近年不少股民都經歷和感受過這些震盪；對內，香港近年則受到不少政治爭拗困擾，當中持續79天的非法佔中所引發的過激行為，更嚴重打擊了香港整體經濟，對各行各業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市民生活備受影響，令香港元氣大傷。如果香港不能夠盡快停止內耗，並且從中恢復過來，重訂經濟發展的步伐和長遠策略，我們的競爭力將會進一步倒退，被其他國家和地方超越，市民的生活亦難免受到影響，難以得到改善。

要改善民生，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最恰當和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搞好經濟，加強香港競爭力。想搞好經濟，除了減少內耗及不必要的爭議外，香港還需要制訂長遠的經濟發展策略，再配以適切的規劃和資源投放。可是，很可惜，我們過往一直被人詬病，指香港缺乏長遠全面的發展策略和規劃，政府對於市場變化，反應亦有欠積極。所以，我多次要求政府正視有關問題，而在本月中提交的施政報告建議書中，我亦提出了一些推動經濟發展的建議。我深切希望政府能夠把握“十三五”規劃及“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以創新思維和開放態度，在開拓市場方面擔當更積極的角色，調整過往積極不干預的做法，增加市場參與度，幫助香港企業和專業服務開拓市場，促進香港整體經濟發展。

主席，經濟、民生和土地發展息息相關。如果得不到土地資源適時和適切的配合，不少經濟範疇的發展很大程度就會遭到窒礙。所以，土地供應量是否足夠、增加樓宇供應的速度是否有效率，也是香港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關鍵。

就此，我於今年7月籌組了優化土地發展程序工作小組，邀請了多位建築師和測量師擔任顧問，共同商討如何推動政府各部門優化土地發展的審批程序。小組並於上星期二向地政總署提出了多項優化措施的建議，希望署方能夠採納，以減省不必要的審批程序和工作量，在紓緩公務員團隊工作壓力的同時，亦可以縮短審批所需時間，對香港的經濟和民生帶來幫助。

要加快發展和推動經濟，公務員隊伍的配合必不可少。政府近年銳意解決土地和樓房供應不足的問題，推動和拓展不同經濟範疇的發展，對負責落實和執行相關政策和措施的公務員隊伍，造成相當沉重的壓力。所以，我多次要求政府檢討各部門的人手安排，為有需要的部門增撥資源、增聘人手。此外，近年不少人認為青年人在社會上的發展機會減少，在就業、專業發展和置業等方面也遇到困難和阻滯，致令他們對社會和政府有很多不滿，但又沒有抒發渠道。所以，我支持政府邀請更多青年人加入政府的諮詢架構，讓更多青年人可通過不同方式參與和表達意見，令他們在多了解政府政策和措施的同時，也感受到自己的意見受到重視。

主席，旅遊業一直是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對推動香港經濟作出了重大貢獻。所以，我多次提出希望政府檢視和制訂可持續發展的旅遊政策，配合良好規劃和完善資源配套，相信將有助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其實，推動旅遊業和經濟發展的機會並不少，例如現時赤鱸角機場予人感覺只是“千城一面”，缺乏香港特色，難以讓旅客留有深刻印象。所以，我建議機場管理局考慮在機場騰出更多合適空間，擺放具有香港特色的展品，讓本地的年輕設計師和藝術家有更多展示平台，同時亦可以向旅客宣傳香港，為香港的經濟帶來效益。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主席，這個議題已在立法會討論了很長的時間，特別是1997年之後，無論在不同年份、不同時候，不論是議案辯論還是相關的事務委員會，甚至在質詢時也曾多次提出。很可惜，不管經過多少次討論，政府依然故我，所以對於陳克勤議員今天再提出這項議案，我表示歡迎。

不過，對於討論後會有何結果，我不感到樂觀。老實說，觀乎政府現時的態度，我認為我們只管自說自話，政府依然會一意孤行，與整個社會完全脫節。我再三強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種議題，其實只要打開報章便觸目可見。很多人批評香港經濟元素單一，產業化的工作越見薄弱，這種評論經常可見，但不知為何特區政府仍繼續以市場作主導，只着重以金融、地產來支撐香港的整體經濟。

很多行業從十分興旺發展至逐漸沒落，如果到了今天我們仍繼續以金融、地產等行業為主，那麼正如很多人所說，問題已不在於社會是否充斥種種亂象，而是政府把我們的經濟弄致一潭死水，欠缺競爭

力。說到租金等，我們怎及得上鄰近地方便宜？我們的工資怎及得上鄰近地方低廉？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我們的弱化情況只會加速出現。所以，如果政府聽罷議員的發言後依然故我，只作一般的回應，我會感到十分失望。

主席，嘮叨一番之後，我還是要指出，有一羣人一直十分關心這議題，不僅四出視察，還提出了很多意見。香港現今的發展，出現種種仇富、敵視地產商和有錢人的情緒，我認為完全是由政府的政策造成。香港的整體發展基本上與一般市民無關，但經濟不景時卻影響他們的就業，而經濟蓬勃時他們卻無法分享成果，這又算是甚麼？所以，政府如繼續採取這種態度，除了令我們和社會上就這議題討論多時的人感到失望之外，也會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主席，工聯會一直提倡經濟多元化，正如我剛才所說，回歸後由董先生開始，以至曾特首和今天的特首梁振英，我們均反覆提出政府除重視今天的經濟發展之外，也要支持新興產業；在發展舊有產業的同時，亦要進行改革，這樣才能改善產業現時面對的困局，才能有助香港作出調整。我們就多元經濟提出眾多不同建議，包括本土經濟、創意產業等，經常反覆掛在嘴邊。剛才聽到梁君彥議員的發言，儘管我很多時都不認同他的觀點，但今天卻罕有地贊同他的說法，因為他也提到了南韓的經驗，那是由南韓政府作出的全套支援及規劃。

今早與官員開會時，我感到我們現在也應有所作為。正如特首所說，面對來自全球的激烈競爭，一定要有所作為，否則在自由市場下，只會問題叢生。韓國的“時尚矽谷”品牌是在1997年後逐步建立的，南韓經濟在1997年時大受影響，失業率高達8%，情況相當嚴峻。為了挽回頹勢，時任總統李明博作出了不少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為了把首爾打造和發展成現代化綠色城市而斥資3億3,000萬美元，把遮蓋清溪川的高架公路拆除，逐步實現其夢想。

首爾政府更於2007推出“設計·首爾”計劃，目標是把首爾打造成國際設計之都，斥資50億美元打造東大門市場。政府可能會說這是“大政府”的行為，但如不做好基礎建設，何來與別人進行競爭的條件？南韓政府此舉將一個本來平平無奇的成衣批發區，發展成可提供一條龍服務，從原料、設計、生產至批發均一手包辦的“時尚矽谷”，提供超過10萬個就業機會。

承接東大門的發展規劃，韓國殺出了一條“時尚血路”，十分有名的“K-fashion”(韓國時裝)聞名海外，加上其他如創新及資訊科技產業

的進一步發展，韓國的整體失業率由我剛才所說當年金融風暴後的8%，下跌至去年的大約3%。時至今天，很多人在談到這方面的發展時都會首先提到南韓。東大門每年創造的經濟產值達到100億美元，七成買家來自海外，而且也造就了剛才議員所說的旅遊發展。老實說，旅遊業需要多方面配合，這種情況也可促使旅遊業作出非常蓬勃的發展。單是東大門已可養活60萬人，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反觀香港，政府空談支援，實質作出打擊。以剛才所說南韓的例子來說，政府又有何表示呢？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表示，會向有關業界撥款5億元，開展先導計劃，幫助設計師與企業配對，以開展他們的事業，而這方面的工作直至7月仍在繼續進行。不過，我想指出當局一邊廂十分高調地完成有關工作，另一邊廂卻打擊正逐步孕育出來的產業，例如我上次所說的深水埗，那個原本有不少人選購布料製作成衣的地方，現已不復存在。所以，我認為政府應好好作出全面的規劃。

我提出的發展經濟，是要改善民生。對於謝議員所提出有關土地的問題，我想強調土地並非單用來建屋，而是要配合附近的發展優勢，令行業得以發展。例如“棚仔”這地方，在它的繼續存在會受到影響時，政府理應另覓地方以作補償，而不是好像現在那樣把它拆掉，然後置之不理，偏偏要對原本正在好好經營和發展的製造業造成打擊(計時器響起).....所以，我認為香港政府應作出反思。多謝主席。

主席：陳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鍾國斌議員：主席，感謝陳婉嫻議員剛才替我說出了一部分我原先想談論的事情——如何發展時裝產業、如何發展深水埗。南韓的東大門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變相多了3分鐘的發言時間。

主席，自由黨在1993年創黨時已提出“經濟主導，關注民生”的主張。世界各地的政府和不同機構皆表示要發展經濟，增加國內生產總值(下稱“GDP”)，而發展經濟必須得到商界配合和投資。如果商界有利潤，便自然需要繳稅，然後由政府分配財富。經濟發展得好，自然會製造就業機會。為何中國無論如何要達致7%的GDP增長呢？因為7%的GDP增長等於每年可以製造1 000萬個就業機會，而有就業機會便自然可以改善民生。因此，改善營商環境，令商界投資，是重要的一環。正如我剛才所說，商界有利潤，便自然需要繳稅，政府便可以利用稅款幫助有需要的市民，例如提供福利、就業機會或培訓等。

現時，香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問題，便是政府將所收取的大額稅款存放於庫房及外匯基金內。政府當然會說，它已制訂措施，例如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方面已每年各投放數百億元。不過，問題卻正如剛才多位議員指出，政府所花的錢只是隔靴搔癢。政府坐擁大額財富，但錢卻只花在表面，試問可如何發展整體經濟和改善民生呢？

我經常說，政府的財政儲備加上外匯基金現時約有3萬億元。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有一方面的表現很差勁，便是投資虧本。其他國家的主權基金全皆賺錢，例如新加坡的主權基金的投資回報率達10%，而挪威最低限度是5%至7%。如果金管局能取得3%至5%的投資回報率，單單利息收入便達到1,000億元至1,500億元。如果將這1,000億元或1,500億元用作投資產業發展、改善投資環境，或加大社會福利，社會爭拗亦會減少。即使政府不動用本金而只動用利息，也能解決問題。主席，就金管局的投資策略而言，我相信財政司司長須要求金管局總裁作出改善。

多位議員皆提出需要發展不同產業。其實，這方面已討論良久，而各政黨也有共識，認為要發展不同產業。主席，我去年曾在本會提出一項有關鼓勵工業回流的議案，並獲得通過。不過，我之後卻看不到特區政府有任何行動。特首最近在訪問以色列後回港表示要“再工業化”。他將“工業”的議題再次帶出來，我希望他們能夠做到實事。

上星期，創新及科技局正式成立。當然，我明白創新及科技局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做出成績，但就一些傳統產業而言，例如紡織和製衣業……當然，我要稱讚局長，因為他不但給予支持，還成功說服“財爺”撥出5億元，目的是將這產業打造成時裝業。這便是可以即時增加傳統產業的經濟效益的做法。

(代理主席馬逢國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陳婉嫻議員在剛才的發言中提及在深水埗售賣布疋的小商戶。特首在競選政綱中亦曾提出將深水埗及長沙灣打造成為批發中心。電腦業及服裝業皆是可發展的產業，要發展亦不太困難，又沒有爭議性。與勞工界及工商界經常爭拗的取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下的對沖機制，以及輸入外勞等問題不同，大家在這方面已有共識。來自勞工界的“嫻姐”和工商界的我皆談論同一項議題。我請局長盡快落實將深水埗打造成東大門的構思，以便即時製造經濟活動，製造就業機會，以解決當區部分的民生問題。

眾所周知，在18區中，深水埗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地區。由於該傳統產業在該區內已有基礎，政府只需提供少許幫助，便能創造經濟效益。任何事情是否皆會出現爭拗呢？不是的。對立的團體其實可以合作。

代理主席，當世界各地的政府皆擔心金錢不足夠時，特區政府的庫房卻“水浸”，要改善民生、經濟及產業發展，我相信是毫不困難的。自由黨會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議案。

多謝代理主席。

吳亮星議員：代理主席，我認為陳克勤議員這項“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案來得及時，因為香港經濟近期出現明顯轉勢，第三季度的GDP增長為2.3%，低於第一、二季的表現，而預期第四季再進一步放慢；外圍經濟同樣表現疲弱。在此情況下，實有需要集思廣益，共同探討應付的方法和對策。

在激烈的國際商業競爭中，城市實力此消彼長實屬常態。按近期各個全球競爭力的調查，部分顯示香港排名向下滑，如世界經濟論壇在10月份發表的“2015-2016年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上，本港金融中心競爭力已經由第一位下降至第三位，這是一個明顯的警號，香港必須要重新檢視自己的軟硬實力，檢討前一階段的數據變化，有針對性地研究並推出措施，以作針對性的改善。

倫敦一項數據顯示，以該城市為基地的智庫力加林學會(Legatum Institute)，近期公布了2015年的繁榮指數，利用8個指標來評比全球141個國家和地區的繁榮水平，香港居於第二十位，比2012年下跌兩位。值得關注的是，香港在經濟方面只是排於第二十位，而教育更排至第五十三位。若要打造一個更美好的香港，似乎還有極多工作需要做。

事實上，過去數年，本港由於政治爭拗，阻延了有利於改善香港經濟實力和民生問題措施的推行。單就科技這項目，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便足足拖延了3年，在全球科技創新瞬息萬變的今天，損失之大，可想而知。香港金融發展局的報告也曾經提述商界普遍認為，香港不少議題日趨政治化，嚴重的程度導致政府難以有效決策及施政，並舉出2013年5月立法會的“拉布”行動，導致當年的年度預算案押後通過

為例，認為這種做法甚至可能引致政府財政出現癱瘓，政府機構無法正常運作。所以，參與國際業務的商界的擔心並非無的放矢，完全可以造成投資決策的重大改變和影響。面對這種局面，政府、立法會和廣大市民必須形成共識，扭轉局面，真正聚焦於提高香港的經濟發展及改善民生。

代理主席，由全球經濟最發達的20個國家所組成的20國集團(G20)，在2014年的聯合公告第一段申明：提高全球增長，以便在全球範圍內達致更好的生活水準及有質素的職位，是我們最優先的目標。而事實上，環顧全球各大城市，包括紐約、倫敦和巴黎等，各個政府均表示以發展經濟、創造就業及改善民生為施政的首要目標。倫敦市長約翰遜在他的市政廳網頁上描述其市長的職責：“市長的角色是促進經濟發展及財富創造，社會發展及環境改善”。所以，顯見經濟發展在任何地方都是放在第一位。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有資源改善民生；反之，如果經濟不發展，人民失業率高企，而政府將會負債累累，無力改善，甚至只能接受所謂國際組織的救援，例如希臘目前的狀況正是如此。我們全港市民都要引以為鑒，避免凡事政治化，製造社會撕裂，令政府費時失事。

代理主席，市民和工商各界都明白，香港要充分利用本身的獨特優勢，把握國家制定“十三五”規劃所帶來的機遇，參與將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一帶一路”等項目，致力科研和創新，改善教育質素，提升競爭能力，推動香港各方面的長遠發展，最後可以提高民生水平。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胡志偉議員：代理主席，任何一個發展成熟的城市都會碰到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就是城市的經濟往往出現一些壟斷或寡頭壟斷的狀態。換言之，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是操控在少數利益集團的手上，這不單是香港，亦是全世界很多先進國家、城市所面對的問題。

當我們經常說要發展經濟的時候，其實要想想，究竟我們有否就這個核心課題做功課？例如香港設有競爭事務委員會，它在這方面的角色和功能是甚麼？目標是甚麼？政府是否以打破壟斷，令更多人可以進入行業而作為工作目標，還是只留意GDP數字的增減作為一個指標呢？

事實上，近年很多地方發生的衝突、社會爭議或建制派經常說的政治化問題也好，其實都是財富、資源分配不公的結果，但政府有否想想如何能夠令社會資源平均分配，令財富分配更有效？有效果的意思是真的要細心考慮，而並非只是向一些少數財閥收取金錢，然後小恩小惠地向一般市民派發。不應該是這樣想，而是整體來說，如何能夠令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覺得社會產生的財富，是大家都有機會爭逐，大家能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真正令香港經濟發展的效果到達每個人的身上。政府有否這樣想呢？社會面對壟斷、寡頭壟斷或財富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的時候，政府最大的作用及功能，一方面固然可以考慮如何改善競爭環境，要注意的另一部分便是，拆牆鬆綁是必定的方向。因為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指出，當社會越朝向壟斷的市場或寡頭壟斷的狀態的話，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是會降低的，而在過程中，亦會因為有太多追逐利益的過程，令租值消散。換言之，社會應該擁有的利益是會在空轉之下消耗。

因此，我覺得在發展的方向上，我們除了要考慮怎樣做之外，最根本的問題便是政府本身會否從拆牆鬆綁的角度出發。但很可惜，我看不到政府有這樣做。例如我們最近看到Uber透過網絡資源共享的方式，希望能夠進入乘車取酬的一個過程、行業，但它面對的便是既得利益者對它的挑戰。又例如Airbnb是希望，如果大家有空置單位的話，可作為一種旅遊接待的資源，這便是資源共享的概念。但是，我們看到發生了甚麼事情呢？當中的既得利益者會走出來說不可以，要阻止這些行業的發展，接着政府便設立一個豪華的士的發牌制度，而這個發牌制度的方式又導致另一種壟斷。我當時有一項建議，既然政府真的想這樣做的話，只須推展載客取酬的模式，讓每個想經營這個行業的人都取得載客取酬的牌照，然後從那個角度作出監管。可是，政府卻不是這樣，它反過來推動另一種壟斷。

我覺得政府思維的最大問題是往往從監管角度出發，而並非考慮到現時香港已是一個成熟的社會，創意無限所能夠衍生的經濟力量才是最大的。很可惜，政府並非這樣想。亦正如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下稱“HKTVM”）的電視發牌制度亦是同樣的結果，當大家期望可以透過HKTVM獲得新的牌照，令整個電視行業有所競爭、創意工業有所發展時，我們有甚麼選擇呢？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討論當中，當我們經常要求政府把資源投放在哪裏的時候，這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但最核心的課題是，究竟政府是否願意放棄家長式的管理？政府想把事情做好而不斷作出規管，但規管與創意之間會否互相消耗，而規管和創意的平衡位在哪

裏，政府有否考慮呢？我現時看到的情況是天秤傾向了規管，對於創意所衍生的事情，便往往因為受到原來既得利益者挑戰而後退。有了這樣的結果，即使擁有金錢也好，我們的金錢也捱不了多久。

到了最後，我想指出一點，香港有3萬億元儲備，當然有很大部分是作為外匯制度的支援，我是同意的，但問題是社會的實際狀態，例如香港人口老化而衍生的“銀髮經濟”，政府就此有甚麼策略呢？在這些位置上是否可以考慮呢？而不要把向長者提供資源看作是幫助他們，他們是社會上的需要者，其實發展已經不是這樣子了。同樣道理，社區上有很多不同的資源，例如託兒、婦女就業，這些如果能夠好好調動和運用的話，其實能夠釋放很多不同的工作能力，但政府亦沒有做，因為擔心尾大不掉。所以，從一個合作社的角度來推展社區經濟，亦是另一種出路。

多謝代理主席。

莫乃光議員：代理主席，多謝陳克勤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我覺得陳議員是以為這項議案可以剛好排在區議會選舉日之前提出，豈料大會曾經流會，導致這項議案推遲到區議會選舉完結後才辯論。

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深層次問題，是否“放下政治爭拗”便可以解決呢？首先，香港現時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否政治爭拗？第二，如果是，那是誰製造出來的？

我始終認為政府本身才是香港的經濟和民生面對的最大問題。在行政主導的政制下，政府仍無法為香港未來的經濟作出規劃，無法實施有效的政策改善民生。政府又怎能把責任推向政治爭拗、立法會或無權無勢的政黨呢？

以創新科技政策為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上任時提出了9項重點工作，對於這些大方向，我仍覺得問題不大，至於能否達到成效，還得看將來的執行能力，以及能否定出指標自我評核。問題是，政府近年提出要重點發展經濟時，總是好大喜功，但從來不願承認自己往往是問題的一部分，甚至是最大的部分。

我記得在7月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我站在這裏，特首站在主席前方的中間位置，我就政府對業界造成的傷害提出質詢。例如，政府帶頭外判，令合約員工與政府公務員人數的比例達到2400：2000，外

判多於長工，兼且同工不同酬。政府帶頭壓低行業薪酬。此外，政府在採購時採取價低者得的政策，又不買香港貨，令年輕人不肯入行，政策完全“離地”。

儘管如此，也不及行政長官給我的答覆那麼“離地”。他叫我幫忙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然後問局長，好像完全與他無關一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或許是有了創新及科技局便甚麼都能解決。楊局長雖然提到推動使用本地的創科產品和服務，但卻沒有提及政府外判、同工不同酬等問題。我不會很快便說楊局長漠視這些問題，但我暫時真的看不到政府重視這些問題。

類似由政府製造出來，不利經濟和民生發展的政策例子數之不盡。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否政治爭拗？如果政府肯改革，肯改變越來越厲害的官僚主義，肯拆牆鬆綁，必然可以更容易解決政治爭拗。

談及窒礙經濟發展，兩年前，由於政府“搬龍門”及黑箱作業，“一男子”判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香港電視網絡”）死刑。本來是沒有爭拗的，是誰製造政治爭拗？立法會本來便是要監察政府。我兩年前動議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香港電視網絡事件，但被政府聯同建制派否決。接下來與梁振英有關的UGL事件、高鐵工程延誤、鉛水事件等，全是政府製造出來的經濟、民生和誠信問題。我覺得政府的行為正正是政治爭拗的源頭，怎會叫我們放下爭拗？

陳克勤議員的議案呼籲各界放下政治爭拗，我想問是否包括梁振英？是否包括政府？我假定是包括梁振英，因為字眼是“各界”，但只有梁家傑議員和李卓人議員在他們的修正案中說得比較清楚。特首是一區之首，他甚至自以為處於“超然”地位，如果不帶頭放下政治爭拗，這些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代理主席，陳克勤議員的議案拖到今天才在立法會辯論，也許真是注定。選舉前，特首多番說要“vote them out”，他當時說明“them”——“them”，不要錯誤發音——是包括所有泛民議員。現在看到不能“vote them out”，於是便改口說只是指“拉布”的議員。對於區議會選舉的結果，大家可以有不同解讀，我今天不會花很多時間討論。不過，選民肯定是表達了他們對政治的關注，他們想利用手上的一票作出政治表態。“首投族”和“傘後”新人固然如此，建制派亦大力動員去為他們“箍”票。若非為了政治，又是為了甚麼？

代理主席，政治的確是眾人之事，是否負面到非放下爭拗才能面對呢？如果一出現不想面對的問題便推說是政治化，只想逃避，而建制派又只是護航，政治爭拗勢必延續下去。我希望政府能改變思維和處事方法，官員能真的為了香港整體利益，多點聆聽、多點讓公眾參與、多點開放及提高透明度。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說經濟發展能夠改善民生，這是梁振英政權的謊話。我們一定要用真話糾正這個謊言。

讓我們看看，政府過去多次以基於經濟發展理由而作出的決定，是否真的可以改善民生呢？以旅遊為例，內地遊客由每年1 000多萬人次增至每年五、六千萬人次，租金飆升，諸如新世界的大財團謀取暴利，更公開表示財團是跟着旅客走。可是，民生有否改善呢？市民乘車困難，商鋪租金大幅上升，令一些數十年的老字號要結業。

另一個例子是高鐵，花了我們近千億元，也令菜園村的居民多年無法另覓類似的其他地方重建家園。再者，三跑又會是另一個災難。

這些便是政府所謂為經濟發展而作的決定，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亦衍生了“擦鞋”文化。港大聘任副校長的事件真的很悲哀。由於陳文敏教授拒絕“擦鞋”，不懂問候，於是不獲聘任。這便是整個“擦鞋”文化引起的連串問題。

代理主席，過去數年，香港整體經濟不斷改善。我們的本地生產總值由2008年的17,000多億元，上升到2013年的2萬多億元，增長了14%。可是，輪候公屋人數卻由2008年的11萬多人增至2015年的27萬人，而居住分間單位的人數，則由2007年的94 200人增至2013年的171 300人。這便是民生的情況。

當年，民建聯極力支持“孫九招”，但我們要求政府要留意市況，不要因停建居屋、減建公屋令租金上升，為市民帶來苦楚。民建聯有多位成員是房委會委員，陳鑑林是當中的表表者。在政府停建居屋後，民不聊生，他便忽然出來說話，體恤民情。我希望民建聯的新一代，好像陳克勤議員，不要只做“擦鞋仔”，而是要實實在在關注民生。

我多次向政府提交建議書，每年也會就施政報告提交數十頁建議。我可以很自豪地說，別人抄襲了一些我們的建議，關愛基金便是一個例子。我們很多年前已經建議政府投資200億元成立一個改善基層生活的基金，但政府沒有理睬。一、兩年後，某些“保皇黨”政黨參考了我們的意見，提出類似建議，獲得政府接納。我們不介意，最重要是改善民生。陳克勤議員最近建議種植本土樹木。我在立法會說了十多二十年，政府就是不聽。無論如何，多些人支持是好的。

現在讓我說回經濟。代理主席，過去20年，堅尼系數不斷惡化，市民的生活日益苦楚。所以，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政府一定要評估對民生會造成甚麼影響。例如，興建高鐵時，有否衡量對民生有甚麼影響？答案是沒有。政府只是提出一些數字，說興建高鐵可以帶來多少經濟增長、帶來多少錢。然而，那些錢都落入財團的袋裏，不是落入市民手中。

所以，政府政策、議會和政府的決定均必須顧及民生，希望今天這項辯論可帶來一點刺激。不過，很多時政府只是口說支持(計時器響起).....實際上卻繼續官商勾結.....

代理主席：陳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代理主席：張華峰議員.....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會議廳內沒有足夠法定人數。

代理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張華峰議員：代理主席，很多謝陳克勤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本會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進行辯論，尤其是他在議案中“呼籲各界放下政治爭拗”，可謂切中要點，正正點出香港現時很多深層次問題的癥結所在。因為無論在議會內，甚至社會上，都不斷有政治爭拗，虛耗太多精力，以致政府無法集中精神處理民生問題。

從剛完結的區議會選舉我看到兩件事，第一，我看到數位主張“拉布”、引入議會暴力文化的政團，連一個區議會議席也無法取得，顯示香港市民着重理性，希望選出真誠真意在地區事務上服務的代表。此外，我亦看到一些年青朋友非常關注地區事務，他們樂意服務大眾，踴躍參與選舉，而且不少第一次參選的青年人更成功獲選，為政壇引入一股新風。

選舉的結果告訴大家，市民有求變的心態，希望透過新面孔，以理性方法解決一些地區深層次問題。特首星期二亦提到，政府會有專人聯絡今次區議會選舉中不論當選或落選的青年人，了解他們對社會及地區服務的興趣，可以安排他們進入一些委員會或諮詢架構，並且不問政治背景，用人唯才。我認為特首正正是朝着“放下政治爭拗”的正確方向前進。

這正好符合林健鋒議員的修正案，當中提到政府應該與不同持份者溝通和在社會上進行廣泛諮詢，政府除了要設法改善行政、立法的關係，更應該與年青人溝通。我建議不妨找一些年青政務官定期與這些年青的區議員接觸，甚至透過他們接觸支持他們的選民，務求讓政府更加明白年青人的想法，盡力化解政府與民間的一些矛盾，好讓日後政府達致政通人和。

代理主席，現時香港經濟面臨一定程度的挑戰，自從違法佔中之後，社會內部撕裂，繼而產生大量排斥內地的情緒，直接影響香港的經濟前景，零售業出現萎縮、企業開始有裁員行動，這些都是社會一小撮人將一些民生議題政治化的後遺症。

代理主席，在剛公布的“十三五”規劃中，關於香港部分的論述，再次肯定香港的地位，強調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增強產業創新能力，並支持香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可見發展金融業始終對香港是一項重要的議題。

但是，我亦認為金融發展要有新思維，我建議政府應該積極推動“基金上板”，讓合資格的基金在香港交易所平台買賣，其後再將這個模式複製至債券及期貨商品市場等。只有將香港金融市場多元化，我們才能鞏固金融中心的地位，造大金融行業的“餅”，對社會整體經濟都有好處。

剛才陳健波議員發言時提到監管問題，我非常認同。近年國際社會對加強金融機構的管理是史無前例的，令業界發展受到很大局限。

我們明白監管者希望以“滴水不漏”的方式監管以求自保，但他們這種思維往往只會窒礙市場的正常發展，隨時令金融市場創新的努力化為泡影，故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應該適當的拆牆鬆綁，才可有利於金融市場的發展。

代理主席，香港現時應該放下政治爭拗，集中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故我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議案。多謝代理主席。

郭偉強議員：代理主席，陳克勤議員提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案，措辭平穩，無論在選舉前或選舉後討論，相信也能起到一些緩和激烈選舉氣氛的作用。但是，各位泛民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全面上綱上線，已經明確表示不可能放下這些政治爭拗。

現時泛民唯一提出的意見，指改變現有的政體就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無論是土地不足、樓價昂貴、租金高企、產業單一、工時過長，甚至在全球快樂指數中位列倒數第四名等問題。我只是想告訴大家一個事實，所有民主國家都同樣面對這些問題，並不是改變政體就可以完全解決。大家可以看看希臘市民現時的快樂指數排名，是全球最後一名。倒過來說，因為政治爭拗而導致長期內耗，才是令問題加劇的原因。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得到業界人士舉腳贊成，卻足足經歷泛民議員3年多的“拉布”，才能於較早前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香港現時的失業率維持在3.3%，屬於全民就業，但零售業的失業率達到4.5%，加上現時龍頭的購物區開始出現空置的店鋪，無人問津，反映市道前景不容樂觀。如果佔勞動力一成的零售業繼續轉差，失業率必然受到波及，而由於零售業當中有不少的青年從業員，恐怕連青年的失業率也會再上升。

青年人關心住屋問題，正正常常一般每月賺取萬多元工資，即使不吃不花，也要捱足30年，才能購置一間300萬元的細價單位。接下來，又說有加息的風險，如果連工作也“危危乎”，“上車”又會冒上負資產或甚至斷供的危險，將會加深社會的怨氣。

代理主席，為甚麼我的同事鄧家彪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到要改善勞工的權益和退休保障？其實除了MPF外，如果能夠實施保障範圍擴闊的社會保險制度，由勞、資、官三方合力供款，保障範圍包括沒有供款予強制性公積金的家庭主婦和低收入人士，是比較合理的做法。但是，在未諮詢前，林鄭司長已經表示對全民退休保障有保留，的確會令市民憂慮退休保障諮詢的去向。

推行退休保障，政府只看到要花的錢，正如在討論標準工時的過程中，政府只看到對經濟和資本家的壓力，卻隻字不提“打工仔”的健康和生活質素。現時，“打工仔”隨時捱足數十年，積勞成疾，賺到的錢也會在晚年時全都送予醫生。

代理主席，大家都知道激進派在旅遊旺區“拖籠”、“踢籠”，成功驅趕旅客後，我們的旅遊收益銳減；況且，連帶高消費的旅客和其他外國的遊客，現在都移玉步前往其他地方消費。加大內需、刺激消費是補救問題的其中一個方向。香港是消費型的社會，私人消費佔GDP比率達六成，未來銀髮族的消費模式是擴大內需的關鍵。

由於欠缺退休保障，長者一般都省吃儉用，如果在人口持續老齡化的過程中不改變這種思維和消費模式，將會令消費日趨緊縮。如果推行退休保障，長者有穩定的收入，他們子女的荷包亦能鬆綁，全都有利刺激消費，同時帶動就業。代理主席，退休保障不一定是洪水猛獸，我在此希望政府能夠多聆聽市民的意見，擴闊思考的範圍。

最後，發展經濟是為了改善民生，如果政府能夠妥善處理包括年青人的就業和住屋、長者的晚年保障等問題，令市民生活的質素提升，才是緩和現時社會矛盾的最佳方法。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提出的原議案呼籲大家着眼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深層次問題，並放下政治爭拗，這是議案的主調。如果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這裏，他會怎樣說呢？他會說：“深層次問題便是政治問題，蠢材！”。誠然，任何牽涉政治和民生的問題，如果未能妥善解決，便一定會引起爭拗，因為牽涉到民生福祉，這便是政治爭拗，怎能把政治和民生分開呢？正如當年美國舉行總統選舉時，布殊以為他解決了很多外交、政治的問題，但為何人民仍然不滿意？克林頓便說“蠢材，正是因為經濟的問題”。其實經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就會影響選舉。

所以，我不明白為何在立法會多年，很多同事，特別是工商界的同事，包括建制派的同事，仍然不明白政治和經濟是無法輕易分開的。政治固然是一門學問，經濟也有政治經濟學。經濟的影響是全面的，對政治絕對有深遠的影響。有很多人說，如果經濟發展得好，社

會富裕起來，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他們提出滴漏理論(Trickle-down theory)的假設，當一塊餅造大了，人人也可以分到一點，可以有不錯的分配。然而，這20多年的發展證明了現實並不是這樣。當經濟越來越發達，反而在很多地方貧富懸殊的情況卻越來越嚴重，在中國大陸如是，在美國亦如是。大家不要以為美國的情況很好，說得沒錯，美國也有很多問題，例如有所謂1：99的危機，否則又怎會佔領華爾街呢？

所以，其實很多問題也要從政治上解決。當然，我同意民主不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絕對同意這一點，可是，如果沒有民主，很多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民主是必要的條件，而不是足夠的條件，如果欠缺了民主這項必要條件，很多問題肯定無法理順，而且更會本末倒置，在制度上造成不公平。

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很少地方會像香港般，一路發展下來，堅尼系數卻越來越大，如今已達0.533。在這十多二十年來，自有民選議員以來，我們一直大聲疾呼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我們要解決貧窮問題和社會流動的問題。曾蔭權在首次參選特首時，也在政綱提出首要處理貧窮和社會流動的問題。但到如今，問題解決了嗎？我們只看到在他卸任後，堅尼系數更劇增。

大家居於香港也知道，有很多人可以生活極度豪華奢侈，居住於偌大的房屋；但也有很多人貧無立錐，居於“劏房”又被趕，輪候了多年仍未能“上樓”；有很多人的房屋被清拆後，卻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賠償。為何發展會引起那麼多衝突呢？因為不知道發展後的成果，會否讓大家合理分享，也要為發展付出代價，好好作出補償。本來我們的房屋供應如此緊張，發展東北的策略，很多人也認為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但大家有感政府仍有很多配套未做好，也未做好很多與清拆有關的安排，以致一方面富人仍可享用佔地數以萬呎的高爾夫球場，但很多存在多年、富有特色的鄉村卻要被清除，令不少村民痛失家園。

此外，我們亦看到公用事業被壟斷，保障了很多大財團的利益，但廣大消費者的應有權益卻未獲改善或得到基本保障，這些情況也引起社會極度不滿。以香港金融管理局為例，我們多年來一直要求該局做好消費者權益的保障，但至今我仍然看不到這方面有足夠和明顯的改善，該局關注的是金融系統的穩定。至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當面對大財團、紅色企業和大國企時，我們看到證監會很多時也會讓步，執法較寬鬆，但對小企業卻絕不手軟，強硬執法，很多小投資者的權益沒有得到足夠保障。

代理主席，說來說去，如果財富沒有合理的重新分配，我們不去解決貧窮問題，又不能保證有平等的機會、有足夠的社會流動，那麼，何來穩定，又如何能消除政治爭拗呢？

蔣麗芸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陳克勤議員動議的“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案。

代理主席，民建聯對2016年施政報告的重點建議和期望，主要亦是“居安思危促經濟，息紛止爭保民生”，因為我們認為很多時都浪費了很多時間在議會的爭拗之中。何俊仁議員剛才表示必須先處理好政治事務，否則甚麼都談不了，李卓人議員甚至在其發言中表示，必須先爭議、後經濟，不解決政治問題，便不能發展經濟。如果大家都抱着這種思想，最受害的其實是香港的普羅市民，特別是基層大眾。

我剛才看到瑞銀最近發表的經濟報告，當中預期未來的樓市和股市均會大跌，而且更指出失業率將進一步上升。對於這些情況，身為議員和市民的代表，我們不得不在這議會中說出我們的憂慮。雖然有議員認為必須處理政治問題，但我希望大家明白，政治問題可慢慢討論，但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們能否攜手多討論經濟和民生事務呢？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可能有泛民主派議員辯稱他們也有討論經濟和民生事務，但在過去一段日子，你們在這方面作出的討論真的不多。回顧2013年至2015年，泛民主派和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的議案中，泛民主派議員在這兩年間共提出30項議案，當中和經濟事務有關的只有1項，是由梁繼昌議員提出的，而關於民生事務的則有5項，其他議案全都是關於甚麼捍衛獨立自主、學術自由、促請梁振英下台等。這些議題你們已談了很多，全港市民都知道你們的心聲，可否稍為停止呢？因為香港未來的經濟事務真的需要我們攜手促進，讓政府可在經濟發展上多做點事。

說過反對派和泛民主派議員提出的議案數目後，也要交代建制派議員在過去兩年共提出了37項議案，當中牽涉民生和經濟事務的有30項，這些資料均可在網上看到。無論如何，為了香港，我們仍要堅守崗位，我只是希望大家盡量攜手進行，相信這必會事半功倍。

我加入議會已經3年，由我參選時的政綱，以至我加入議會後接受不同訪問時，我均一再指出香港一定要發展工業和多元經濟。如果純粹依賴旅遊業，當其他地方出現經濟困難，當地市民不出外旅遊時，香港便隨時要面對經濟和失業率問題。我甚至認為在眾多經濟項目中，應該發展製造業如成立中藥港。這事項我們已討論多年，由董先生的年代談到現在，但只有少許進展，距離目標仍遠。

至於我們希望及早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藉此發展創新工業，亦是左3年、右3年，委實令人傷心。但是，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建議終於在本月中獲得通過。翌日，我打開報章，不禁大受感動，在一剎那間湧現一種既感觸又高興的情緒，因為報章頭版的大字標題是：“創科技局目標重振香港工業”，而第二版亦寫着：“創科技局復興香港工業”。

主席，對於一個一直追求、要求、希望香港能發展工業和製造業而終於得到一些回應的人來說，你可以想像得到他內心的激動。雖然我們只踏出了第一步，前面還有很多路要走，但我認為最後能否真正成功發展，主要視乎所有香港人能否一同努力。只要議會內全體議員攜手共同促請政府逐步向前走，我們總有成功的一天。這樣我們才能做到家和萬事興，“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計時器響起).....

主席：蔣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蔣麗芸議員：多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主席，陳克勤議員動議這項“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案，如果單看議題，似乎沒有太大爭論。

可是，如果細看議案措辭“香港的經濟發展正面對重大挑戰，而不少長期積壓的民生問題仍未能妥善解決；就此，本會呼籲各界放下政治爭拗，並促請特區政府推動社會集中討論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深層次問題，從而制訂全面和長遠的經濟發展策略，以應對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主席，措辭大致上近似目前特區政府所說，不斷呼籲我們不要爭拗，集中討論問題，改善社會民生。表面上，這似乎是對的。但是，正如提出原議案的議員所說，這些問題並非今天積壓存在的，如果說政治爭拗，過去有沒有政治爭拗呢？爭拗有沒有這麼嚴重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以前爭拗未必這麼嚴重，

但問題仍然積壓存在，即是過去從無解決問題，為甚麼過去沒有解決呢？積壓的問題根本沒有得到答案。

如果說今天有政治爭拗，有很多問題存在，假設這是對的。然而，為何以前未能解決呢？陳克勤議員最好稍後可以討論、分析為何過往未能解決，令問題積壓下來。當然，他或會說：不要回望過去了，因為議題是說未來，不如大家集中解決未來的問題。展望將來無疑是好。但我們若找不到問題的根源，而光說展望未來，只會重蹈覆轍。那些問題仍會存在，不能解決。因此，我覺得，若要解決問題，並非只放下爭拗，展望未來，像蔣麗芸議員所說：不要再有爭拗，展望將來，做好事情。這表面看似正確，但如不能解決問題本質，可能翻來覆去，即使沒有政治爭拗，問題也未必能解決。

主席，有甚麼問題呢？很簡單，我們經常提出把最低工資由兩年一檢改為每年一檢，我不知道陳克勤議員對此是否同意，但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是同意的。這與政治爭拗何干？甚至是工聯會也同意。然而，這些措施能夠通過嗎？問題至今仍在原地踏步。最低工資已實施三、四年，政府不斷欺騙我們指會檢討，但永遠在原地踏步，沒有改變，問題始終存在，從未解決。大家有否探索問題根源呢？不單最低工資的問題，即使退休保障，這問題仍然存在。

如果翻查歷史，其實在30年前，民間已在討論退休保障問題，怎可說是現在才開始討論，是現時的政治爭拗呢？問題由港英年代討論至今，跟政治爭拗何干？試想想，問題到今天仍未解決。別忘記，這些社會問題在港英時代也曾提出過，當中提到“老年退休金計劃”，這與退休問題有關的，但當時陳佐洱一句“車毀人亡”便甚麼也沒有了，整個問題沒有再提。港英政府逼於無奈，推行了畸形的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以暫行解決退休問題。這顯然不能解決問題，引致目前千瘡百孔的狀況。大家可以問問“打工仔女”是否同意有強積金？他們寧可被遣散，盡早取回遣散費，以解燃眉之急。這是甚麼方面的問題呢？並非政治爭拗產生的問題，而是剛才很多同事提到的政治問題、權力問題。

剛才的兩個例子顯而易見，不論退休保障或最低工資，都是現時存在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解決政治方面的本質，只會繼續拖拖拉拉。正如今天我們也有討論強積金對沖問題，這與政治爭拗何干？是沒有關係的。眾人皆知，這是利益之爭，政治權力之爭，誰有權，誰可以決定存廢。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所以，大家表面看似理性，“放下爭拗，展望將來”，我不反對，但問題在於我們不清晰了解問題的根源，只說抽象空泛的事物，並無助解決實質問題。對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我記得董建華先生上任時已提到發展經濟，其後還說十大建設、超英趕美，但民生如何改善呢？這方面同樣問題眾多。正如剛才所說，積壓的問題仍然存在，由從前積壓至今也未能解決，這又是甚麼問題呢？大家沒有挖空心思，思考問題的本質，只抽象說放下政治爭拗。其實，我們在事務委員會討論的全都是民生問題，當中並無政治爭拗，大家都集中討論。事務委員會不是集中討論這些問題嗎？我們不是集中討論退休保障嗎？不是集中討論最低工資嗎？不是集中討論東北發展嗎？

主席：梁國雄議員是否在席？梁議員，請發言。

梁國雄議員：主席，國內在文革時曾有“四大不要臉”名單，我現在為這個議會也創設一份“四大不要臉”名單，第一位是王國興議員，第二位是吳亮星議員，第三位是陳健波議員，第四位是蔣麗芸議員。何解？主席，你也曾聽說“too big to fall”，即是那東西體積太大是不能倒下的，否則後果很嚴重。現時新的說法是“too cheap to fall”，即是那個人卑賤到一個程度是不能倒下的，何解？大部分今天發言的議員都在攻擊所謂的“拉布”和他們所說的政治反對派，他們只會令自己更卑賤，那種卑賤的程度、諂媚的程度，連主人也不想他們這樣做。

看到王國興議員教訓陳克勤議員，我真的覺得很可笑。“老兄”，你因為選舉弄致頭昏腦脹，苦着臉說不接受訪問，還說被人抹黑，說得七情上面。你害怕，所以你現在說出共產黨和梁振英也不敢說的話。其實梁振英與你一樣，就是不斷把矛盾拉大，如果他落敗了便等於共產黨落敗，所以共產黨不會讓他下台。怎可卑賤至如此程度？

我本來不想說出來，但王國興議員卻在此教訓陳克勤議員，他有甚麼資格呢？他還說對方說不出核心問題，指所有東西都是因為反對派礙事。“老兄”，你有否聽過習近平說甚麼？你有否聽過梁振英說甚麼？他最初說只有“香港營”，現在習近平叫他要和諧、要發展經濟，於是他便不再這樣說，只說要再接再厲。“老兄”，這便是賤格，對嗎？扭曲事情來諂媚自己的主人，讓主人留下自己的性命。

主席，“四大不要臉”之一為馮友蘭，他是一位學術家，為何名列“四大不要臉”呢？在共產黨未取得政權之前，在抗戰前夕，他任清華

大學教授時被同事取笑，他怎樣回應呢？他說：Whatever Daisen says, it goes; whatever it goes, Chisen says.”何解？因為陳岱孫教授是他的上司，所以他說：“岱孫說之，事必勢行。事已既行，芝生重之。”即是說，陳岱孫作為一個官僚，說出來的話便會執行，沒有人能夠反抗，但在執行之後，芝生二話不說一定會讚好，他是“馬屁精”。“老兄”，這便是今天王國興議員所做的事情，共產黨說的話一定要執行，好像八三一的決定，在執行之後，他不作檢討，甚麼也不理會，接着便加以讚揚，他一定是這樣的。

主席，這個議會充斥着“四大不要臉”的人，反映出非常不正常的現象。張曉明說，回歸18年，《基本法》和政制有爭議是自然的，特首是超然的。張曉明已經指出與他無關，是特首有問題，梁振英要自我檢討而不是張曉明。我不禁要問，在18年之中——現時你說甚麼激進派興起，大概是2006年的事情，我不敢居功，因為我在2004年才被選為立法會議員，在2006年社民連才開始進行議會抗爭、結合社會抗爭，我們也不敢居功——就以年曆來計算，“老兄”，2006年之前的又怎樣計算呢？董建華為何會腳痛呢？領匯為何不成功？“貪曾”為何會取得權力？為何選錯人了？“老兄”，你這樣抵賴也可以？

主席，我不是上帝亦不是魔鬼，我有這樣的法力來完成人間最好或最壞的事情嗎？特區政府的管治和貪腐“一蟹不如一蟹”，李嘉誠持有董建華的股票，現在梁振英則自行向UGL索取金錢，我可以發明這些東西嗎？“老兄”，董建華不敢騷擾香港大學（“港大”），梁振英卻主動騷擾港大，我可以發明這些出來嗎？董建華推廣《基本法》，結果焦頭爛額，梁振英推動八三一決定，我可以教他這樣做嗎？

香港人為此奮起反抗，是我變出來的嗎？他們是否白癡？他說我礙事，指2013年“拉布”導致政府“無錢開飯”，說出來也貽笑大方。如果我們真的如此厲害的話，王國興議員何不與我們一起“拉布”爭取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休保障，我們早已爭取到這些東西了，對嗎？2011年，林健鋒議員一眾人對曾俊華司長說，市民要年滿65歲時才可獲派發6,000元是不行的，他們會羣起反對，於是曾俊華便立即作修改，這是事實，何用“拉布”呢？政策已即時“跪低”，你們是否曾這樣做？只懂在這裏說空話，還說甚麼呢？真是“四大不要臉”！

主席，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梁振英不敢開罪本港的財團，又要為內地新來的財團爭取利益，又要照顧想得到酬庸的人。只有一個麪包，把十分之九分給了他們，餘下十分之一叫別人怎樣過生活？這

便是經濟，經濟不單是發展和生產，經濟是怎樣分配成果，在再投資時怎樣使用資源，不單是說製造麪包(計時器響起).....

主席：梁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黃毓民議員：主席，陳克勤議員的議案認為，發展經濟一定能夠改善民生，但在資本主義50年不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社會中，滴漏效應只屬虛妄。貧窮人口達到130多萬人，堅尼系數冠絕已發展地區，這便是香港一直奉行的資本主義制度。特區政府近年陸續推出最低工資、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競爭條例》和長者生活津貼等措施，不是殘缺不全，便是金額偏低，根本無法彌補市場壟斷、中港融合、樓價租金飆升對普羅市民的伤害。

今年首季，香港市民的個人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只有15,000元，家庭住戶也只有24,500元，在目前的物價和租金下只能糊口。特區政府今天高調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四人家庭最多只能獲得2,600元津貼，基層要脫貧仍然遙不可及。奉行極端資本主義的香港經濟是造成大規模在職貧窮的元兇，特區政府那些小修小補的福利津貼又如何能夠扭轉局面呢？

我以前擔任社會民主連線主席時曾經出版一本書，名為《濟弱扶傾 義無反顧》，當中提及香港必須約束極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原本強調人民機會平等，認為政府不需要介入市場，不應該提供社會福利。自由市場的完美論述，例如自由市場資訊、完全競爭等市場條件，在現實並不存在，但市場機制卻衍生出弱肉強食、過度競爭和效益主義，最後扭曲社會。現時，香港資本主義發展至後期，市場飽和，出現寡頭壟斷，破壞市場效率，損耗資源，破壞環境，官商勾結，除少數特權階級外，社會大部分人均受害。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批出尖沙咀海濱的發展權和管理權，無須公開投標；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從政府買入公屋商場後便瘋狂加租；舊區重建變成K11、朗豪坊；政府持股76%的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大力發展地產業務，壓縮列車服務成本，導致故障頻頻。凡此種種，均是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色。香港人所有的生產活動只能依附大財團，要麼成為大商場的租戶，要麼擔當他們的僱員。但是，他們從生產活動所得到的微薄報酬，最後又被迫花費在大財團所持有的住宅、商鋪租金或所提供的產品服務之上。越是發展這種經濟，生活成本跟工作收入的差距便越闊，市民的生活便越艱苦。

更可惡的是，特區政府盲目推動中港融合，大開中門，引入自由行旅客刺激本地經濟，令本地零售業和服務業排擠本地人，公共秩序被中國旅霸和盜賊破壞，港人生活成本暴漲之餘，漸漸失去生活空間。資本主義經濟對香港人的摧殘，可謂到了致命的地步。

我們一直爭取的社會正義和自由，不止着眼免於政權的卡壓和宰制的消極自由，還要爭取社會經濟的積極自由。人民能夠獨立思考和自由選擇，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標，不會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達致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在工業大廈創業的小商戶隨時被大業主、屋宇署和消防處迫遷。無力承擔商鋪租金而在街頭擺賣的小販，動輒被食物環境衛生署罰款和沒收貨品。在極端資本主義下，他們連生產和生活的自由也被剝奪。

香港的統治階層(包括建制派的朋友)口中的發展經濟，只是按照他們的意思來發展經濟，不容許有人動搖由他們主導的經濟結構。香港自詡的自由經濟不過是一個騙局。近年出現的多種新商業模式，例如759阿信屋、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Uber大有可能為社會帶來革命性的轉變，但在香港同樣舉步維艱。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年年錄得增長，社會發展卻落後世界潮流，這是極端資本主義局限經濟自由和社會發展的明證。

香港人最需要的經濟發展，是建立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和人脈網，發展真正屬於自己的事業。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爭取的小販街市社區經濟、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考察研究的環保回收業，以及其他建制派議員提議的重新發展漁農業和輕工業，也是植根本地、不容易被跨國財團替代的產業，市民可以從中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實在大有可為，值得政府扶持發展，香港扭曲的產業結構也可能因此而得到改正。特區政府偏偏要維護金融和地產的主導地位，對上述意見置若罔聞。

假如特區政府對上述產業發展建議有對創新及科技局一半的熱情……發言至此，局長現時在席。在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後，他的職權範圍減少了一半，理應可以輕鬆一點，不過，在與新局長談了個多小時，將他從頭到腳打量一番後，對於由他領導創新及科技的發展，我真的沒有信心。當然，我現在這番話可能過於武斷，但政府幾經努力後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最終能否為發展經濟帶來幫助呢？答案是一個問號。建制派議員及民主派議員在剛才發言時提出的建議，如果政府能夠展現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所展現的一半熱情，接受有關建議，便可以改善經濟了。

石禮謙議員(譯文)：主席，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是任何一個政府的首要職務。倘若政府無法在這些範疇交出理想成績，它便必須為此負責。很明顯，近年香港的經濟發展乏善足陳，特區政府應負上最大責任。基於政府策略上的失誤，過分側重政治與憲制領域的事務，給予反對派機會和論據，為反對而反對所有政策。在遭遇日前的“滑鐵盧”後，當局現時較重要的工作，並非聚焦於制訂一些宏大的長遠政策藍圖，而是以務實的態度，首先解決當前的社會經濟問題。

就以基建為例，雖然這是本港經濟增長的重要頭源，但近年的增長卻由於多個工務項目表現不佳而停滯不前，這可歸咎於當局的官僚作風、猶豫不決、不斷超支、一拖再拖等因素。再加上反對派進行“拉布”，嚴重影響多項大型基建項目，包括西九文化區計劃、多個鐵路項目，以及港珠澳大橋工程等。政府現時須作出反省，針對包括規劃、落實執行，以及監管的整個過程，就官僚程序作出檢討，從而盡量根除影響效益的因素。數個有待推行的運輸項目及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的建議計劃，將是測試政府有否汲取教訓的考驗。現時球已經拋到政府的手上了。我們必須緊記，一項基建工程延誤一年，它的成本將最少增加5%，而這些延誤所導致的經濟損失將更龐大。

主席，房屋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議題，也是當局曾塑造美好願景的範疇。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表明政府的目標是“香港人一定要有得住，而且住得越來越好”。然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單位的申請人數目持續上升，更有越來越多年青人加入申請行列。截至2015年11月為止，公屋輪候冊的申請人數目已超過28萬人，較2012年6月本屆政府上任時的199 600人上升了41%。鑒於當局的表現有欠理想，市民均懷疑政府能否兌現新的《長遠房屋策略》所承諾的供應目標，即建議供應約29萬個公屋單位及居者有其屋單位。

在回應市民的質疑時，當局總是說問題的癥結在於土地供應不足。這個理由很可悲，因為多年來政府一直表示已採取六管齊下及靈活的策略增加土地供應，即改劃用途地帶、重建、收地、填海、發展岩洞和重用前石礦場用地，以配合由於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及市民對有質素居住環境的期盼等需求，但有關措施卻是成效欠佳。

更甚的是，審計署署長最新一期的報告揭示，截至2015年4月30日為止，在234間空置校舍中，有105間是未有使用的，即45%未有使用。其中一間更是閒置達35年之久！35年！上述校舍本可拆卸以供房屋或其他發展之用。行政長官在最近一次公開演說時，曾就團結香港基金有關將郊野公園一部分土地加以發展以增加建屋土地供應的建

議，表示支持。這不是很諷刺嗎？如果僵化的官僚作風依舊不改，任何物色土地興建房屋的大膽創新嘗試只會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激烈爭議。倘若政府無視施政失誤與政策不足，將難以說服本會及市民大眾，採取較進取手法物色土地建屋是合理的做法。房屋政策長久以來失效，當局要重建市民的信心，實有必要先使用目前現有及可供應用資源，而非走迂迴路線，考慮探索未知的領域。

主席，不斷投資於教育範疇，對培育及挽留人才以支援持續經濟發展及改善民生至為重要。很可惜，我們的教育制度被多重有待拆除的鎖鏈捆綁，以致與這目標不符。教育制度的成果與經濟層面的需求大相逕庭，年青一代的中英文水準每況愈下，非中文為母語的學生無法獲得平等機會，也只是我們教育制度的部分問題所在。未能及時解決這些問題，將導致當局(計時器響起).....難以達至所訂定目標。多謝。

主席：石禮謙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陳克勤議員，你現在可以就各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要多謝鄧家彪議員和林健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這兩項修正案豐富了我的議案內容，我會支持兩位議員的修正案。我想談談對於李卓人議員、梁家傑議員和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的看法。

首先，梁家傑議員和李卓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刪除了我的原議案中“呼籲各界放下政治爭拗”的字眼，而在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中，其實有一些挑動社會矛盾的看法。我們社會各界對於香港的建設均有出力，不應讓這些事情演變成商界和勞工界之間的鬥爭。李卓人議員指我們的特首好鬥，但我們看到，李議員的階級鬥爭意識卻是非常根深蒂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是對人不對事，把所有的問題歸究於特首的身上，試圖為泛民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拉布”的行為自圓其說。正如剛才很多泛民議員均承認，香港的社會問題其實在梁振英上任前已經存在，並非一朝一夕、一人可以製造出來。我的原議案其實是想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香港社會、經濟和民生的問題，而不是狹隘地只是談論政治。李議員和梁議員的修正案與我的原議案的精神背道而馳，所以我無法予以支持。

至於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我看到他仍然想把討論拉回他所認為的所謂“真普選”的爭拗上。不過，我留意到單仲偕議員非常熟讀中國十八屆五中全會報告，他更把報告中的原文“推動民主，促進和諧”8字放在他的修正案中。我也留意到單仲偕議員在發言時經常提到要緊跟中央。所以，如果根據單議員的邏輯，推動普選也應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我感到很奇怪，單議員自己親手否決政改的方案，今天卻回頭表示要跟從中央推動民主，既然單議員和民主黨能夠知錯能改，我也能夠既往不咎，支持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很感謝陳克勤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以及其他31位議員的發言。我會就議員在辯論期間和各修正案提到的主要範疇作出回應。

政改之後，行政長官重申，政府會在本屆餘下任期內專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政府要做好民生工作，先決條件是持續發展多元經濟、同時創造更多優質和基層的創業就業機會，透過鼓勵就業紓緩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讓社會各階層共享社會和經濟發展成果。

香港有足夠實力發展多元化和高增值的產業，推動持續而長遠的經濟增長。

談到支柱產業，貿易及物流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約四分之一。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政府將會增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積極探索和開拓沿線國家的新市場，並將積極尋求締結自貿協議等，為香港的貨物和投資進入有關市場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我們亦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合作發布“一帶一路”策略及有關的資料供業界參考，亦會支持港商參與相關貿易研討會議。

此外，為鞏固香港的物流樞紐地位，政府將進一步善用葵青貨櫃碼頭的後勤用地和提升碼頭的貨櫃處理能力，以吸引船公司開闢更多航線，利用香港作為區內的轉運中心，從而增強香港對沿線國家的輻射能力，便利貿易和提供相關海事服務。政府亦會把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航運及相關服務增加需求的機遇，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扮演內地航運業“走出去”的平台，並會為海外企業進入內地市場提供專業服務。

在金融業方面，“一帶一路”會令人民幣進一步得到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政府會按現有基礎進一步發揮和提升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和服務，包括優化市場基建和鞏固金融平台、加強與海外市場的人民幣業務聯繫等，以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逐步發展，香港亦可成為“一帶一路”的主要資產管理樞紐。過去1年，滬港通，以及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相繼啟動，進一步推動了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令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發揮更重要的連繫作用。

香港在多個專業服務領域，包括會計、法律和解決爭議、工程項目管理等，均擁有優秀的人才和豐富的國際經驗。多年來，內地通過CEPA，對香港逐步開放市場，為香港工商專業界帶來更多商機。“一帶一路”亦將帶動內地，以及沿線地區對高端專業服務的需求。政府將會繼續推動相關業界積極利用其經驗、知識，以及熟悉國際標準和法規體制等優勢，令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高端專業服務平台。

旅遊業亦是香港的支柱產業。最近，政府額外撥款1,000萬元，設立一次性的配對基金，協助香港旅遊景點加強他們的海外推廣工作，進一步突顯香港豐富的旅遊吸引力。政府亦會善用短期空置的市區土地，例如中環新海濱，舉辦各類活動，讓市民和旅客可以享用海濱新設施之餘，亦不斷有新體驗。政府亦會投放資源發展旅遊硬件，例如協助海洋公園發展水上樂園、迪士尼樂園擴建新園區，以及研究提升大嶼山的整體旅遊吸引力。我們亦會繼續致力發展香港的郵輪旅遊業，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區內郵輪樞紐的地位，並且與鄰近港口合作，鼓勵國際郵輪公司開發更多包括區內港口的航線，吸引更多郵輪旅客訪港。

除了傳統支柱產業，政府亦積極扶植有潛質的新興產業。香港完備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建設有利推動產業向高增值方向發展。政府在去年年底完成創新及科技基金的全面檢討，並且已經再注資50億元，為創新及科技發展提供長遠及全面的支援。新成立的創新及科技

局，負責制訂全面的創新及科技政策，藉着“官產學研”的合作，促進香港的創新、科技及相關產業的發展，令香港經濟發展更多元化。

香港人有突破傳統的思維和靈活多變的生意頭腦，因此創意產業亦是很有潛力的新興產業。政府已經完成檢討“創意智優計劃”，將會尋求財務委員會批准向該計劃額外注資4億元，以繼續支持電影以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未來數年，該計劃會按情況優先支援專注於培育人才、培育新成立企業、推廣香港設計師及品牌等方面的項目。而獲注資後，該計劃將會支持“設計創業培育計劃”擴大其規模，在未來3年內取錄90家新成立的设计公司，比現時的規模擴大50%。

電影方面，我們已經在今年5月向“電影發展基金”額外注資2億元。政府最近公布了該基金轄下“電影製作資助計劃”的細節，在未來兩年向最多24部電影提供現金津貼，以鼓勵香港更多小型電影製作，為有志於投身電影業的年青人提供更多演出和參與電影製作的機會。

政府亦將推出為期3年的先導措施，以加強推廣本地時裝設計師和品牌，為業界提供技術培訓及支援，並且為時裝設計師設立創業培育計劃，以推動時裝業朝向高增值方向發展。政府已成立主要由業界人士組成的諮詢小組，就落實各項措施提供意見，並促進政府與業界的協作。

為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如何發揮香港的競爭優勢和用好國家給香港的機遇，行政長官親自領導經濟發展委員會（“經委會”），自2013年起一直高層次、跨部門、跨界別地進行討論。經委會轄下的4個工作小組亦已在過去兩年就有關產業所需的政府扶助措施或政策提交具體建議。

以“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工作小組”為例，提交的建議包括：鼓勵企業聘用研發人才、加強對電影業後期製作的支援，以及剛才提到促進時裝業發展的支援措施。我們期待經委會向政府提交更多具體建議。

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亦投放不少資源在改善民生的工作上，其中一個重大的民生議題就是扶貧助弱。

為持續並有效地推行扶貧工作，扶貧委員會於2013年9月公布首條以“相對貧窮”概念為基礎的官方貧窮線，以協助政府識別有需要援助的組羣，從而制訂出具針對性和成效的措施。最新2014年的數據顯

示，本港的貧窮情況在政策介入後持續改善，2014年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為96萬和14.3%，是過去6年有紀錄以來的低位，而貧窮人口更是連續第二年跌破100萬，印證政府鼓勵就業的扶貧策略正確。

就鄧家彪議員提到要保障市民退休生活，事實上，退休保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議題。扶貧委員會將於今年12月啟動為期6個月的公眾諮詢。政府期待社會作理性和務實的討論，從長計議，凝聚共識。

公營醫療服務方面，除了在我的開場發言提及的財政承擔及醫院工程外，政府亦有全面的計劃改善公營醫療服務。政府成立了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檢討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討醫管局的運作，以長遠改善公營醫療服務。督導委員會今年7月發表了報告，提出10項建議，當中包括縮短輪候時間及採用優化的以人口為基礎的資源分配模式等措施，使醫管局能夠有效應對因人口老化、慢性病患增多，以及隨着醫療科技發展而令醫療成本增加所帶來的挑戰。

為了推行各項建議，政府在2015-2016年度至2017-2018年度已預留超過11億元的一次性額外撥款，協助醫管局推行有關建議。而醫管局亦於今年10月發表了行動計劃，並且會定期向政府提交落實行動計劃的進度報告。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醫管局的工作。

人力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推動本地工人就業和保障工人權益及福利亦一直是政府的工作重點。目前香港的勞工市場大致保持穩定，失業率處於偏低水平。政府會繼續積極推行各項就業服務及計劃，照顧不同求職人士的需要。政府亦會密切留意就業市場的動向，以提升對求職人士的就業支援。

對於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中所關心的房屋問題，政府正按《長遠房屋策略》訂立的框架落實各項政策和措施，致力增建公屋和資助出售單位，並且維持私人市場穩健發展。政府希望藉着這些計劃能夠重建房屋階梯，積極回應不同市民的住屋需要。

在公屋供應方面，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計劃在5年內合共興建75 600個新公屋單位。在資助出售單位方面，房委會和香港房屋協會將會在2016年首季推出合共約3 700個資助出售單位。私人住宅市場方面，截至2015年9月底，未來3年至4年的一手私人住宅供應量預計為86 000個單位，是自2004年9月起公布“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供應統計數字”以來的新高，反映了本屆政府上任以來致力增加土地供應建屋的做法漸見成效。

單仲偕議員和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中提到有關民主發展和普選。事實上，政府在經過兩輪廣泛、有序的公眾諮詢後，在今年6月向立法會提出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唯方案最終被否決。政府對28名議員投下反對票令政改方案遭否決，未能如期於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感到非常遺憾和失望。

雖然政制發展因此原地踏步，但政府明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工作不能亦不應因此而停下來。因此，在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政府已經表明會在餘下任期聚焦經濟民生政策，讓社會可以喘息、減少爭拗、重新出發。

政府會繼續就着政策的制訂虛心聆聽市民和各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以香港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為依歸。我們亦呼籲各議員回應市民的期盼，求同存異，透過理性辯論表達立場，共同應對當前的經濟、民生等問題。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請鄧家彪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鄧家彪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克勤議員的議案。

鄧家彪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香港”之前加上“儘管本港失業率仍然維持於低水平，但”；在“長期積壓的民生”之後加上“和勞工”；在“妥善解決”之後加上“，甚至削弱社會各階層的流動性”；在“深層次問題，”之後加上“包括落實保障勞工權益及市民退休生活的政策，”；在“長遠的經濟”之後加上“和社會”；及在“變化”之後刪除“及”，並以“和本港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以及”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鄧家彪議員就陳克勤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繼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梁繼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5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石禮謙議員、馮檢基議員、林健鋒議員、李慧琼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國謙議員、吳亮星議員、何俊賢議員、馬逢國議員、郭偉強議員、張華峰議員、潘兆平議員、鄧家彪議員、盧偉國議員及謝偉銓議員贊成。

莫乃光議員及梁繼昌議員反對。

廖長江議員及鍾國斌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何秀蘭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胡志偉議員、麥美娟議員、張超雄議員、單仲偕議員、黃碧雲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及鍾樹根議員贊成。

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陳志全議員反對。

黃毓民議員及范國威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17人贊成，2人反對，2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16人贊成，4人反對，2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馬逢國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主席，由於王國興議員尚未回到會議廳，我覺得應該給予他一些時間，讓他有機會投票。我認為表決應該在鐘聲響起5分鐘後進行，因為他剛才說了很多，我覺得沒有理由不讓他投票。我懇請主席維持表決在鐘聲響起5分鐘後進行。他可能由於年紀大或各種原因，無法趕回會議廳。他是十分勤力的，主席沒有理由辜負他趕回來的誠意。我認為表決應在鐘聲響起5分鐘後進行，等待王國興議員回來。

主席，我再說一次，我們應該等待王國興議員回來，因為他剛才的發言真的非常好。對了，還有“等埋發叔”。果然是“四大不要臉”，沆瀣一氣。我認為要等他回來，他指我們浪費議會的時間，多浪費5分鐘亦無傷大雅，對嗎？自己“食屎”卻說“屎坑”臭。

我要求主席主持公道，維持表決在鐘聲響起5分鐘後進行，讓王國興議員回來投票。我知道他不想浪費議會的時間。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5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石禮謙議員、馮檢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國謙議員、吳亮星議員、何俊賢議員、馬逢國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偉強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鄧家彪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及謝偉銓議員贊成。

地方選區：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何秀蘭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梁家傑議員、胡志偉議員、

麥美娟議員、張超雄議員、單仲偕議員、黃碧雲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及鍾樹根議員贊成。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范國威議員及陳志全議員反對。

黃毓民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23人贊成；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17人贊成，4人反對，1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命令若稍後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林健鋒議員，由於鄧家彪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鄧家彪議員修正的陳克勤議員議案。

主席，我經修改的修正案保留了鄧家彪議員的修正案內容，亦保留了我原修正案中促請政府透過“與不同持份者保持溝通和在社會上進行廣泛諮詢”，從而“改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的字句。

多謝主席。

林健鋒議員就經鄧家彪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本會亦促請特區政府透過與不同持份者保持溝通和在社會上進行廣泛諮詢，從而改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林健鋒議員就經鄧家彪議員修正的陳克勤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梁國雄議員在席上高聲說話)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保持肅靜。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石禮謙議員、馮檢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國謙議員、吳亮星議員、何俊賢議員、馬逢國議員、郭偉強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鄧家彪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及謝偉銓議員贊成。

莫乃光議員及梁繼昌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何秀蘭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胡志偉議員、麥美娟議員、張超雄議員、單仲偕議員、黃碧雲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及鍾樹根議員贊成。

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黃毓民議員、陳志全議員及郭家麒議員反對。

范國威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21人贊成，2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4人出席，16人贊成，6人反對，1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單仲偕議員，由於鄧家彪議員及林健鋒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鄧家彪議員及林健鋒議員修正的陳克勤議員議案。

單仲偕議員就經鄧家彪議員及林健鋒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本會亦促請特區政府推進民主、促進和諧，以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經鄧家彪議員及林健鋒議員修正的陳克勤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議員已獲通知，由於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李卓人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

主席：梁家傑議員，由於鄧家彪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鄧家彪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單仲偕議員修正的陳克勤議員議案。

梁家傑議員就經鄧家彪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單仲偕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本會亦促請特區政府改變過時的政策思維，制訂改善民生的政策藍圖，包括將投放於扶貧和社會福利的公帑視作‘投資’而非‘開支’，並透過考慮各項政策間的協作互補來達致最佳成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家傑議員就經鄧家彪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單仲偕議員修正的陳克勤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林健鋒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林健鋒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馮檢基議員、張國柱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及鍾國斌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林健鋒議員、陳健波議員、吳亮星議員、馬逢國議員、郭偉強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鄧家彪議員、盧偉國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葉國謙議員、何俊賢議員及潘兆平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黃毓民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單仲偕議員及黃碧雲議員贊成。

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麥美娟議員反對。

譚耀宗議員、陳克勤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及鍾樹根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6人贊成，11人反對，5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4人出席，15人贊成，3人反對，5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陳克勤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2分零7秒。

陳克勤議員：主席，一共有32位議員參與這項辯論。我發覺大家的發言內容其實不是完全沒有共識，最少我們都覺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8個字說得沒錯。

有同事說，我叫大家放棄政治爭拗，是有點天真。不過，我想該位同事應該多點落區。因為即使泛民議員落區時，也有市民勸他們不要在議會中爭拗太多。此外，亦有同事詆毀陳健波議員、王國興議員、蔣麗芸議員和吳亮星議員。不過，我覺得這4位議員在反對“拉布”的立場上旗幟鮮明，是主席“剪布”的護法。

主席，我們看到泛民議員覺得要先搞好政治，然後經濟自然會好。但是，世界上很多例子告訴我們，搞政治不一定可以做好經濟，

很多時候反而會帶來反效果。建制派認為要先搞好經濟和民生，應對市民的燃眉之急。所以，我在這裏再次呼籲泛民同事放下政治爭拗，投我的議案一票。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克勤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鄧家彪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單仲偕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卓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李卓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石禮謙議員、馮檢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國謙議員、吳亮星議員、何俊賢議員、馬逢國議員、郭偉強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鄧家彪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及謝偉銓議員贊成。

莫乃光議員及梁繼昌議員反對。

張國柱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胡志偉議員、麥美娟議員、單仲偕議員、黃碧雲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及鍾樹根議員贊成。

梁耀忠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黃毓民議員、陳志全議員及郭家麒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何秀蘭議員、范國威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20人贊成，2人反對，1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4人出席，12人贊成，7人反對，4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被否決。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15年12月2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1時47分休會。